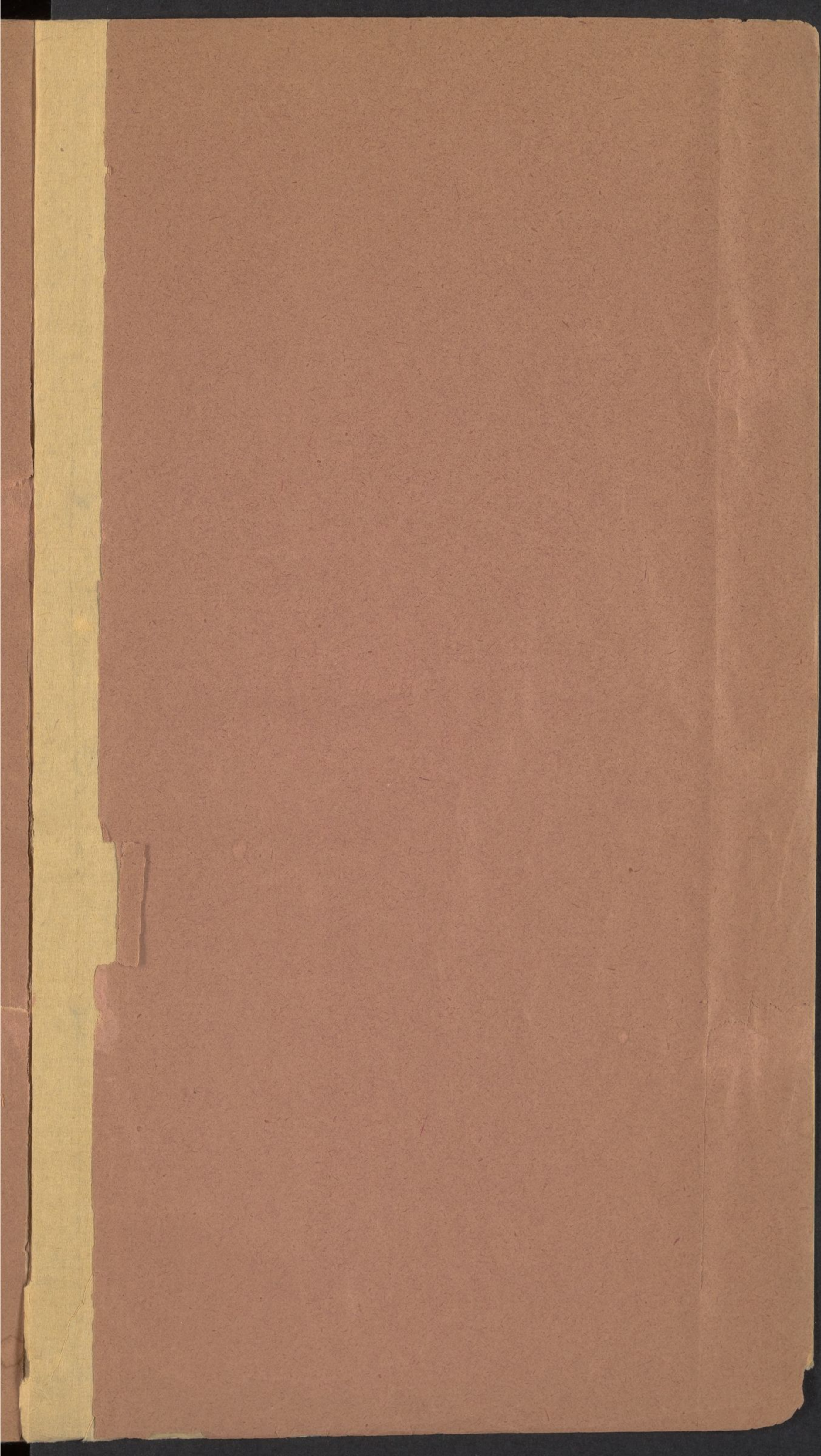


TA 1982.6/436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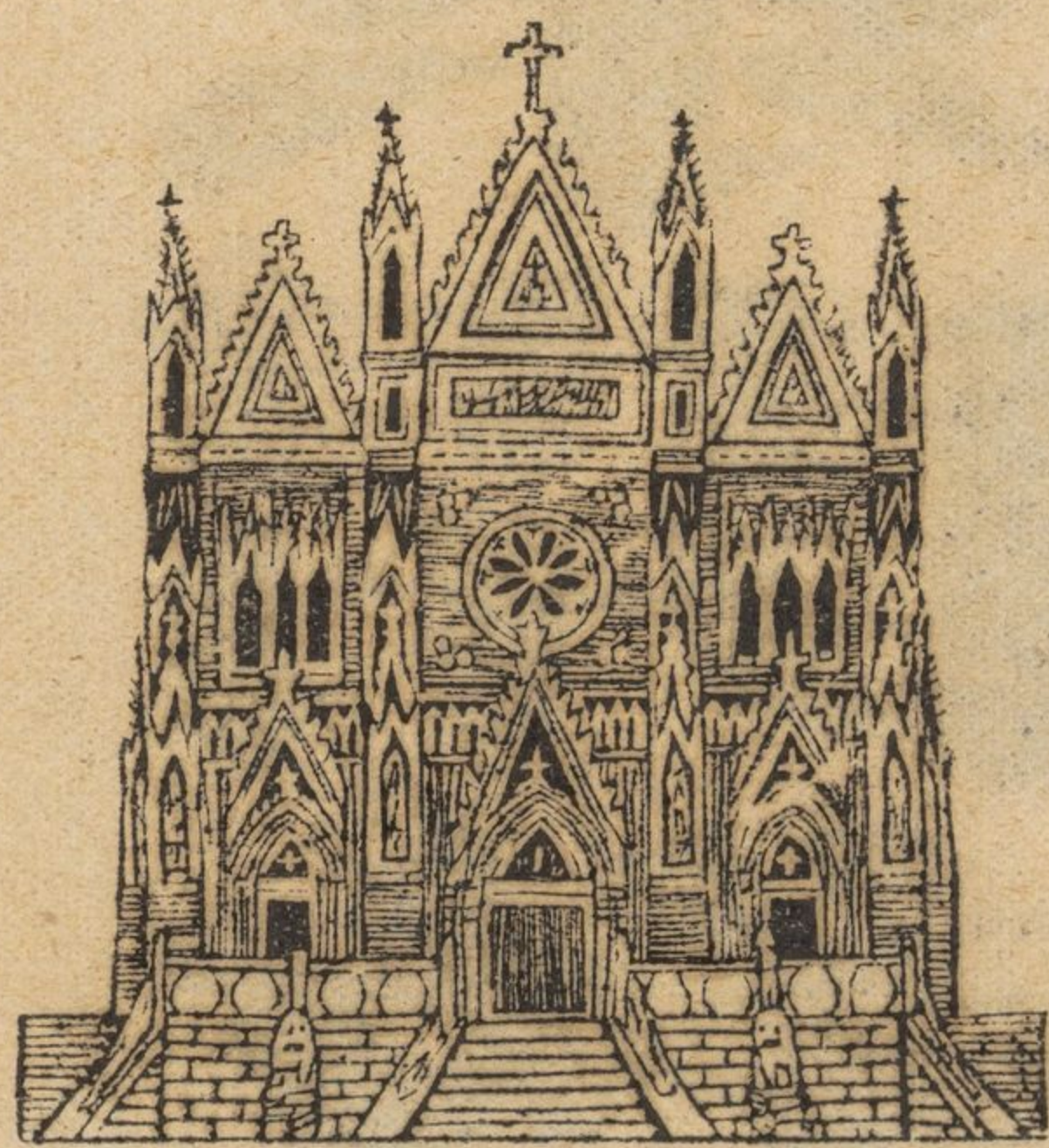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降生後一千九百零五年歲次乙巳救世堂印

燕京開教畧

北京主教樊國樑 准



此係光緒十
二年四月二
十六日聖味
增爵會修士
因奉旨移讓
蠶池口舊北
堂於西安門
內路北西什
庫所建之新
北堂光緒十
四年歲在戊
子孟冬告竣

燕京開教畧序

余於傳教之暇著有法文北京考畧一書雖專記北京軼事而於中國歷代之興亡民情之變遷等事亦莫不旁涉一二至宣傳正教乃余本職故於累朝聖教行使止泥之跡搜揖尤詳俾余同志之士來華傳教者有所遵循又知傳教之不易而益鼓勵其志勇庶中國終有聖教昌明之日矣再中國聖教鑑史之記雖雜見於聖教諸書然而專治之家至今尙無其

哈爾濱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人夫以中國奉教之人而昧於中國聖教之史此誠
一大憾事也故余於北京考畧書內擇其有關於聖
教事跡之各端俱命譯爲華文附以人物圖考另題
其名曰燕京開教畧既可令中國教友稍知中國教
史亦可爲後日專修中國教史者之嚆矢然則是書
之作未始無補於中國之聖教也是爲序

北京主教樊國樑題

漢哀帝



太史公馬遷



燕京開教畧 上篇

由前漢天主耶穌降生至元時。聖方濟各會士
柏朗嘉賓、開教中國。又由元至明時。耶穌會士
利瑪竇來華。

溯吾主降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歲次庚申。初由聖
神工化。孕於卒世童貞之大聖女。名瑪利亞者。誕於
如德亞國之白冷郡。緣當時萬國君民皆知有救世
主。將降人世。不勝企仰之情。至期。吾主果降生焉。

吾主在世三十三年。嘉言懿行。載在四大聖史之經。茲不細述。吾主升天後。其宗徒分行天下。各往一方。廣傳聖信之德。聖多默宗徒所往之區。即印度諸國。與印度迤東之中國也。聖多默之至印度。其事鑿鑿。有據。聖教會致命聖人各傳記。皆詳言之。無可疑者。後世有聖方濟各會。與聖多明我會之修士。東來韃靼。觀見元主時。曾經印度諸國。皆謂聖多默宗徒。曾在彼國傳教。君王卿相。向化奉教者。不計其數。事見

本修士所撰之洋文元記。後不久。元世祖時。又有瑪爾谷保祿者。乃意大里亞國、勿內濟亞府之富商。曾來剛巴里克。即今北京路出印度。歸國後。著有書記書中所述。與修士等所言皆同。至降生後一千五百四十八年。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於印度梅里亞布爾城中。掘得聖多默墓碑。碑文與碑額之十字。宛然俱存。有博洽釋子某人將碑文用瑪拉巴國文字譯出傳教。士呂塞納復譯爲西洋文字。其意畧曰。天主耶穌之

教。徧傳普世之三十年。洋曆十二月二十一日。聖多
默宗徒致命於印度之梅里亞布爾城。聖人東來傳
授聖教。印度君民。羣然向化。邪魔異端之教。隨皆毀
滅。原有至尊天主。誕於童貞聖母瑪利亞之淨胎。雖
係無上真主。然而隱其尊威。三十年之久。服聽聖母
之命。其後立教授於十二宗徒。聖多默乃宗徒之一。
傳教各國。東來印度。梅里亞布爾城。不具資斧。惟持
旅杖而已。梅里亞布爾。戈羅蒙代爾。與般多辣三國。

之君。及其宗室臣民見聖人異跡甚多。是以傾心向化。俱奉聖教。後有殘賊之沙門。妒其盛德。恣殺聖人。而瀝其血。聖人臨終。以親血畫十字於地。碑額所鐫之十字。即其原形也。據此。則知聖多默之至印度。乃信史之一端。後人不得疑議矣。

或問。聖多默宗徒究竟至中國否。余曰。聖多默宗徒之世。以時而言。即至中國。亦非難事。蓋古教之如德亞人。於降生前數百年。已至中國。往來不絕。可知道。

路已通。並無阻隔。太史公具言漢時。恒有外洋船隻。泊於中國海濱者。又西海之商。往往結夥而行。由陸地而至中國。與中國互市。此又中西相通之一證。宗徒等既知東海。有廣袤數萬里之中國。居民以億兆計。兼知道路相通。何能漠然不顧。况聖多默之至中國。別有確據焉。加爾德依國之大日課經中。有經文曰。聖多默宗徒。將邪神由印度驅出。又曰。聖多默勸化中國。與厄第約俾國之民。又曰。天主之國。因聖多



達摩 西來第一祖

漢高祖



默宗徒飛降於中國民間。又唐宣宗時。印度大主教
德阿多削之大公議中。亦言當時中國教務係屬印
度大主教兼理。大主教每簽花押。皆具印度與中國
大主教之銜職。聖教初興時之博士。尼塞弗祿曰。不
惟聖多默宗徒。曾至中國。即聖斐理伯、聖巴爾多祿
茂亦曾傳教於韃靼之國。近世稽古士吉爾奢著有
中國考畧之書。內云。天主耶穌之聖教。由聖多默、聖
斐理伯、聖巴爾多祿茂三位宗徒先傳於印度。與亞

爾默尼亞及若爾日亞諸國。宗徒之弟子漸漸東來。又將聖教傳於極東之各國。降生後四百年時有異教之黨。惑亂亞西亞、韃靼諸國之教民。率皆入於異教。其時聖教之傳雖被異教混淆。然聖教之大旨從未滅於韃靼諸國也。以博士之言觀之。則聖多默宗徒雖不曾親至中國。而其弟子亦必傳教於中國無疑矣。

中國傳有達摩西來第一祖之語。意者謂係聖多默

之遺跡。以其名之聲音相似是也。然不可以降生後
第一世之宗徒多默。與釋氏第二十八祖之達摩混
而爲一。釋氏達摩梵語名波地達爾瑪。一曰達爾瑪
刺若。乃南印度王之太子。梁武帝普同元年降生後
五百二十八年。由印度洋來至中國。先在少林寺爲
主持。武帝迎至金陵。復北遊洛陽。丹青家繪其像爲
烏面濃眉、髭髯擊鬣之人。手持一葦。攜隻履。行於水
面。故至今傳有達摩渡江之語。據此。則釋氏達摩。乃

降生後第六世之人。與第一世之宗徒聖多默無涉。恐係中國記事之人。猶未盡忘聖多默之遺跡。遂以其名。加於釋氏之波地達爾瑪。未可知也。

漢高祖建極以來。吾主降生其間。傳至獻帝。凡四百年。時值宦官作亂。曹丕篡位。於是魏、蜀、吳各據一方。建都稱帝。是爲三國。時獻漢帝延康元年。即降生後二百二十年也。三國之時。名人最多。其傳記書史中。屢言西海之人。與中國往來不絕。細考遺文古跡。則

孔丘



吳孫權



知聖多默宗徒、於第一世所傳之聖教。未必滅於三國之時。近有博士合爾德者、廣搜中國開教之遺跡。著有一書。內云。中國君民所敬之關繆壯者。乃降生後第二世人。曾識天主耶穌。有碑文爲據。其碑文係繆壯爲壽亭候時。親筆所撰。鐫於碑上。後有人將碑文揭下多帖。散佈各處。繆壯若非奉教之人。何以碑文中、歷言吾主降生之奇。如云、救世之主誕於山洞。衣不蔽體。受盡祁寒子夜之苦。又言吾主死後復活。

升天時。石上遺有足跡等等奇異。今人讀之不知其義。視爲荒唐。合爾德所言如此。但不知何處得此奇古之碑文也。然所言者。事關重大。非有確據在手。絕不能言之。若是其詳也。

又王嘉乃降生後二百六十餘年之人。即蜀漢後主炎興年間人也。作有拾遺記。內言孔子之生。五老降庭。鈞天樂奏。空際有聲。曰天生聖子。繼衰周而爲素王。故降天樂以樂之。似此奇異。與聖經中。吾主降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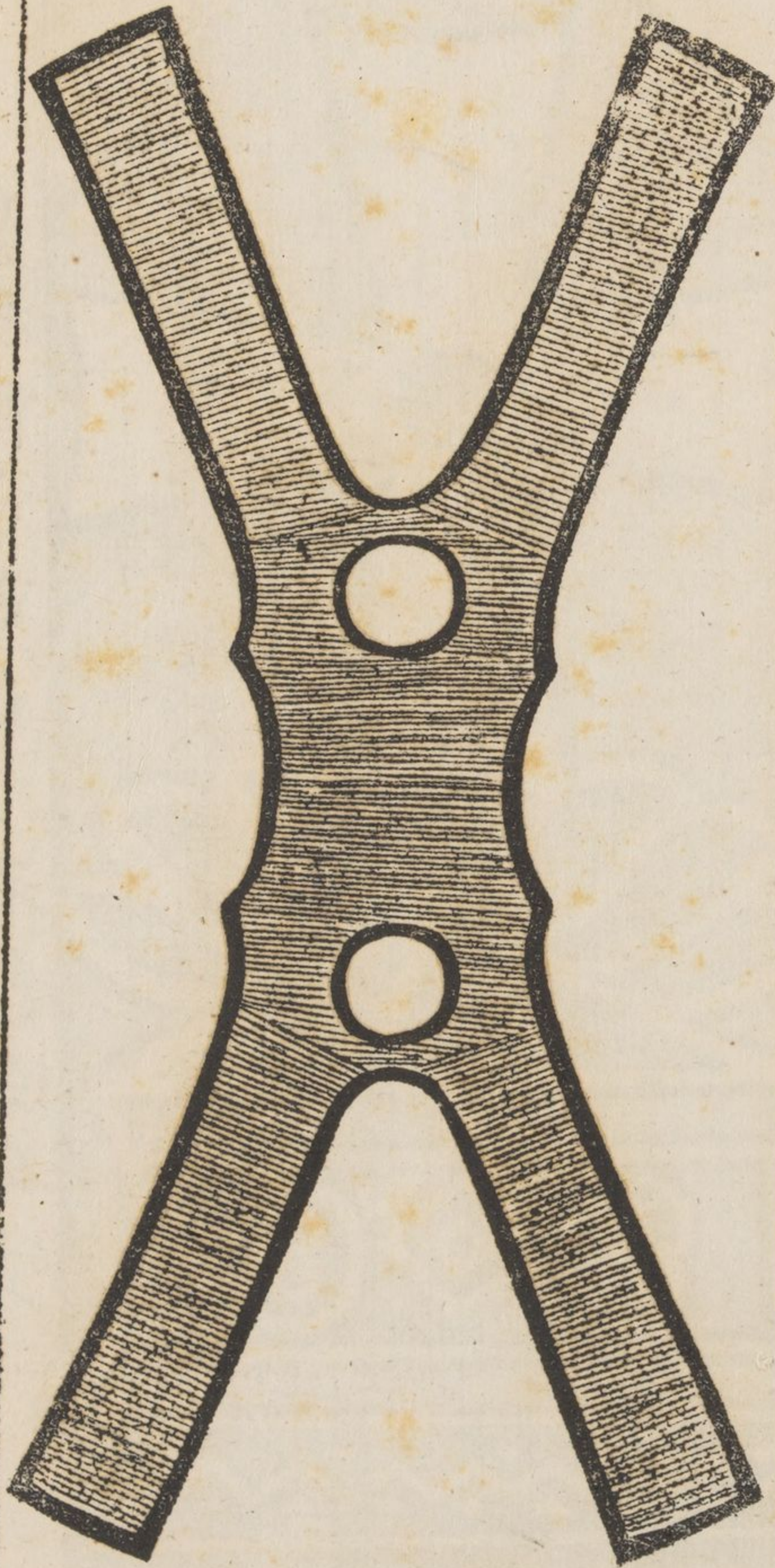
時。天神奏樂。異星現示之言。若合符節。後人崇信孔子。遂將其祥異。加於受造之人。王嘉之說。必非聞之釘弒吾主之古教人。則其信識吾主。亦或有焉。

羅瑪之國。漢魏諸書。有三稱焉。一曰黎軒。一曰大秦。一曰拂菻。拂菻者。乃羅瑪之東都。即公斯當定城也。總謂之大秦。降生後九十七年。漢和帝曾遣使臣西至大秦之國。降生後一百六十年。漢桓帝延熹三年。大秦皇帝安敦。即安多尼諾。亦遣使臣至漢。當時稱

大秦國之都。爲安都。或安多尼諾都。即羅馬也。由大
食國至安都。計萬里。由長安至彼。計四萬里。又漢書
謂大秦國在西海之西。入國兩面皆海。據此。則中國
與大秦國。往來通問。不惟早知有羅馬一統之國。即
意大利亞國。與意大利亞國之羅馬都城。亦無不知
之詳也。傳教之人。急於宣揚正道。豈有不至中國之
理。今訪遺跡數種。而知其鑿有可證也。

一、即江西省吉安府廬陵縣。掘獲之鐵十字。上鐫三

四海慶安瀾鐵柱寶光留十字



萬民懷大澤金爐香篆藹千秋

泉郡南邑西山古石聖架碑式

萬曆己未出地崇禎戊寅摹勒



國孫吳年號。即降生後二百三十年也。江西王主教。於光緒十二年。降生後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洋歷正月十五日。與北京傳教士等寄信云。余現於吉安府。獲一大鐵十字。形狀甚奇。即所謂聖安德肋宗徒之十字也。細觀之。絕非尋常金石之物。前代多年。往往有文人詞客賦詩作頌。讚其神奇。至今民間尚有敬禮者。或焚香而拜。或殺雞而祀。呼爲十字菩薩十字之廟。與他廟之局格。亦迥然不同。蓋專爲供奉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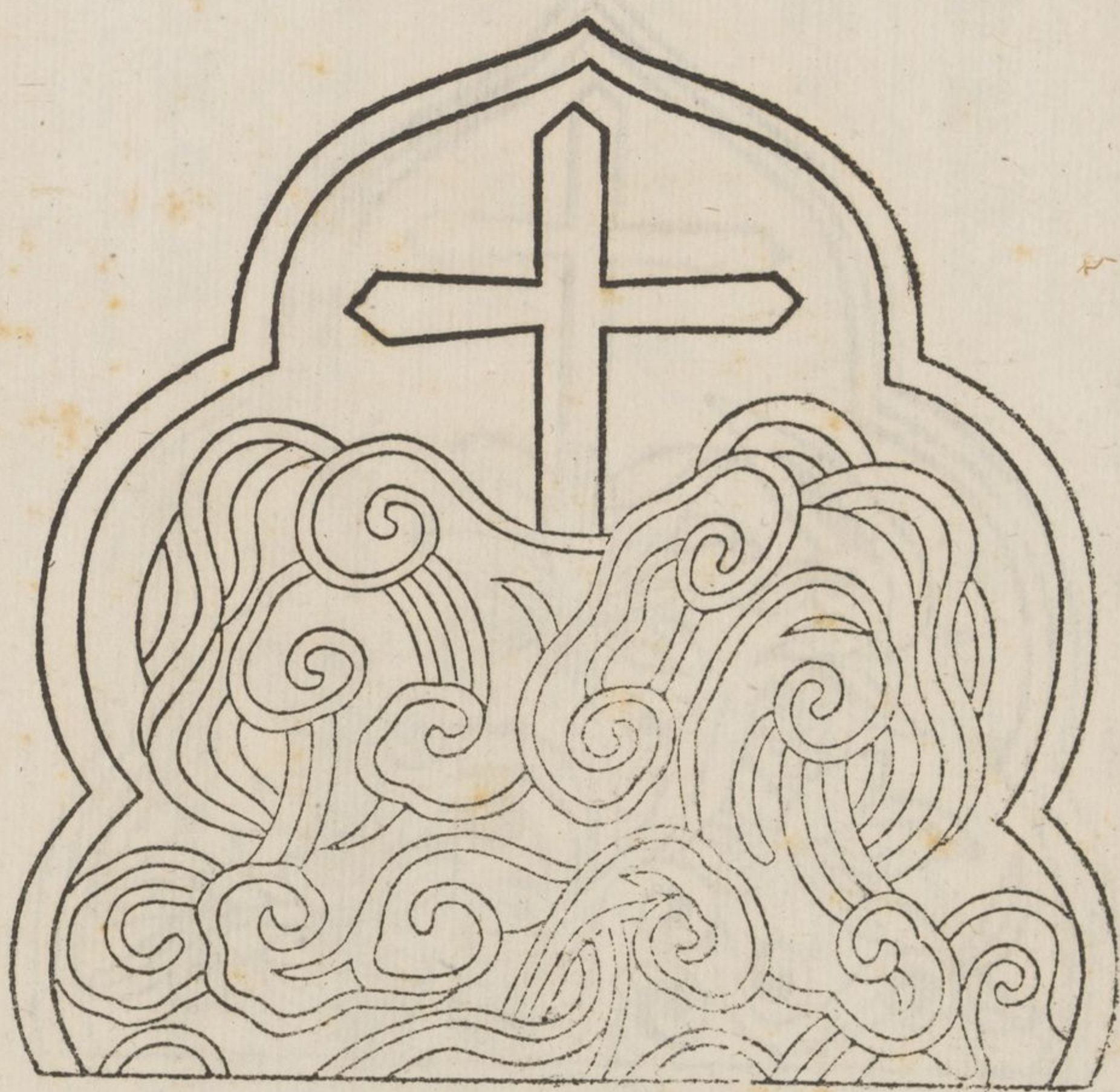
而建者也。十字之龕置於正中。龕上鐫有詩賦。其中有萬民四海字樣。細玩其義。並非泛無定指之言。實乃吾天主教人所言之萬民四海。卽普天下也。廟前懸有匾額。書大王廟三字。卽知係先代奉教之流傳。以明天主耶穌。實乃萬王之王。萬君之君。當時教皇等。猶未較定天主二字。爲造物之眞稱。則奉教之人。呼天主爲大王。爲萬王之王。亦非謬妄。細查州府誌書。國家祀典。並無大王廟之名目。卽民間所敬之木

神土偶。其中亦無大王之稱。則以爲天主聖教之遺跡。豈盡荒謬耶。近年髮捻作亂。焚燬其廟。二十年來。鐵十字暴露泥中。然本處居民。從未廢其供奉之誠。仍舊香火不絕。近日重修其廟。匾上仍書大王廟三字。惜董事者。令於廟之正中。塑一觀音之像。將鐵十字。與供奉十字之大木龕。置於像旁。以帳幔掩之。不令人見。余欲謄錄其上之姓名年月。而主持不許。央求再四。始准量其高厚。鐵十字計高四尺五寸。枝寬

四寸。中寬六寸五分。十字上有二孔相距一尺一寸。左右枝相距二尺八寸。通厚四寸。中高一尺八寸五分。分王主教又寄書云。余本屬之鐸。德中有范公者。係中國人。大王廟旣焚之後。曾多次經過鐵十字處。親見孫吳之年號。他字較小。又因年遠磨蝕。不易勘視。十字係大明洪武年間掘出。龕上有對聯云。四海慶安瀾。鐵柱寶光留十字。萬民懷大德。金爐香篆藹千秋。



二石十字掘於泉淵府仁豐門近處東山寺之旁



三石十字掘於泉洲水府寺之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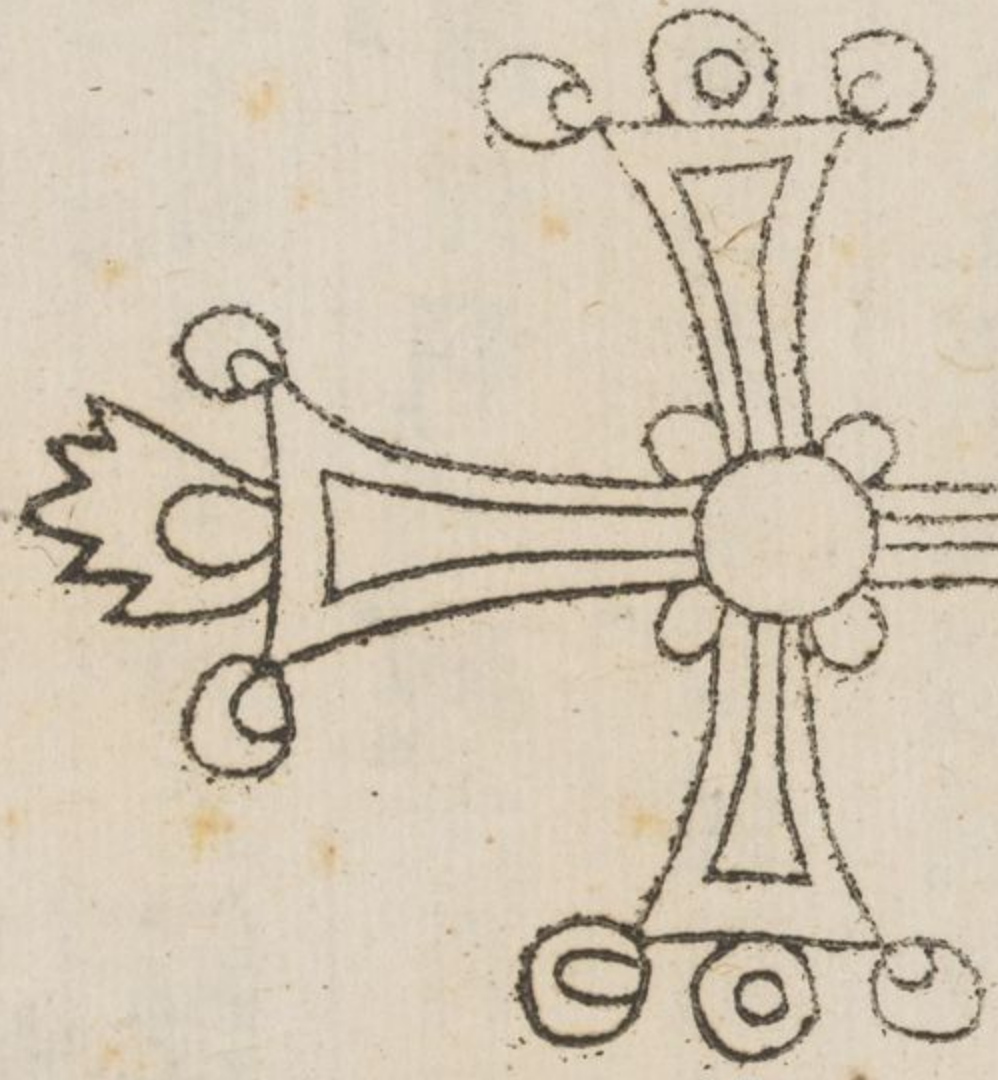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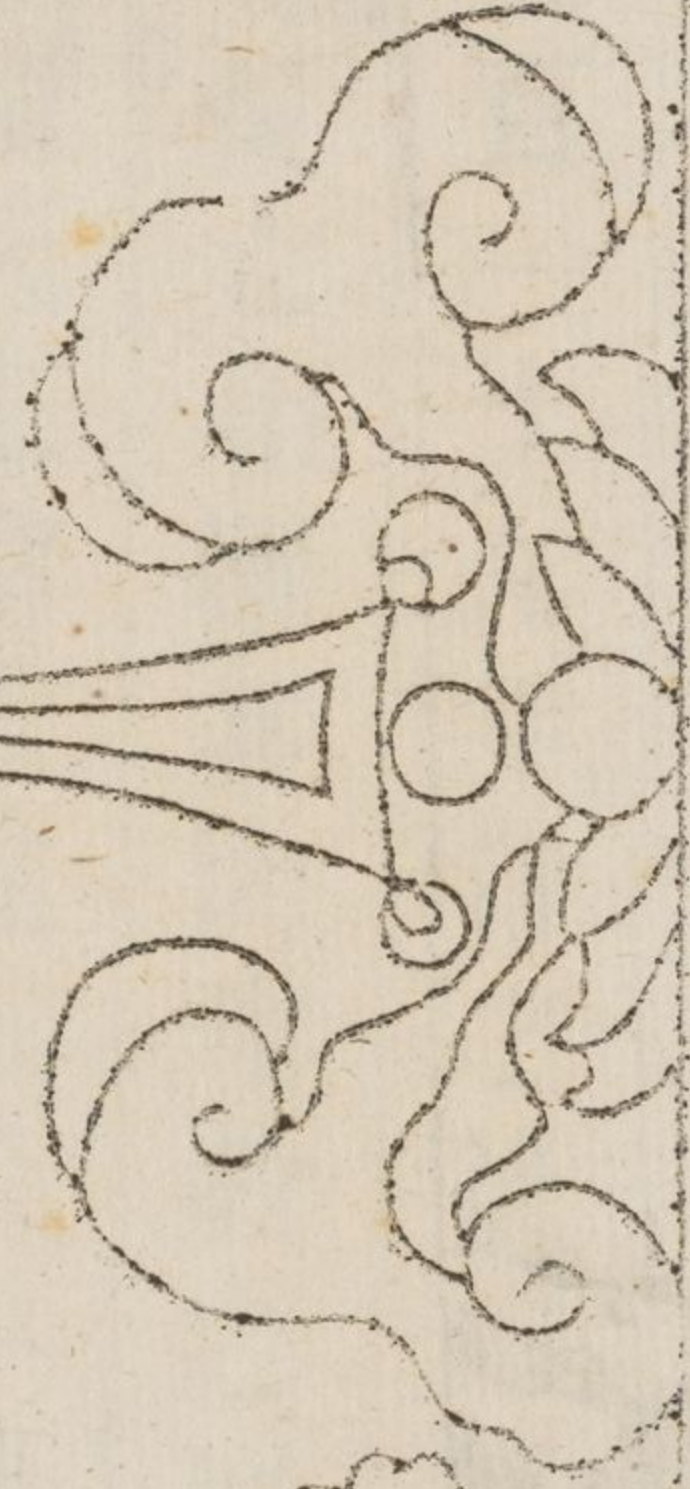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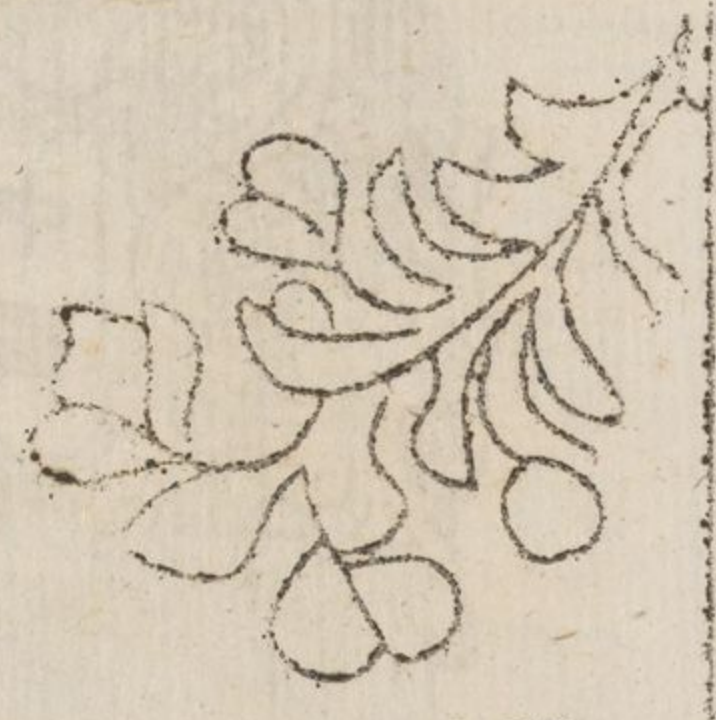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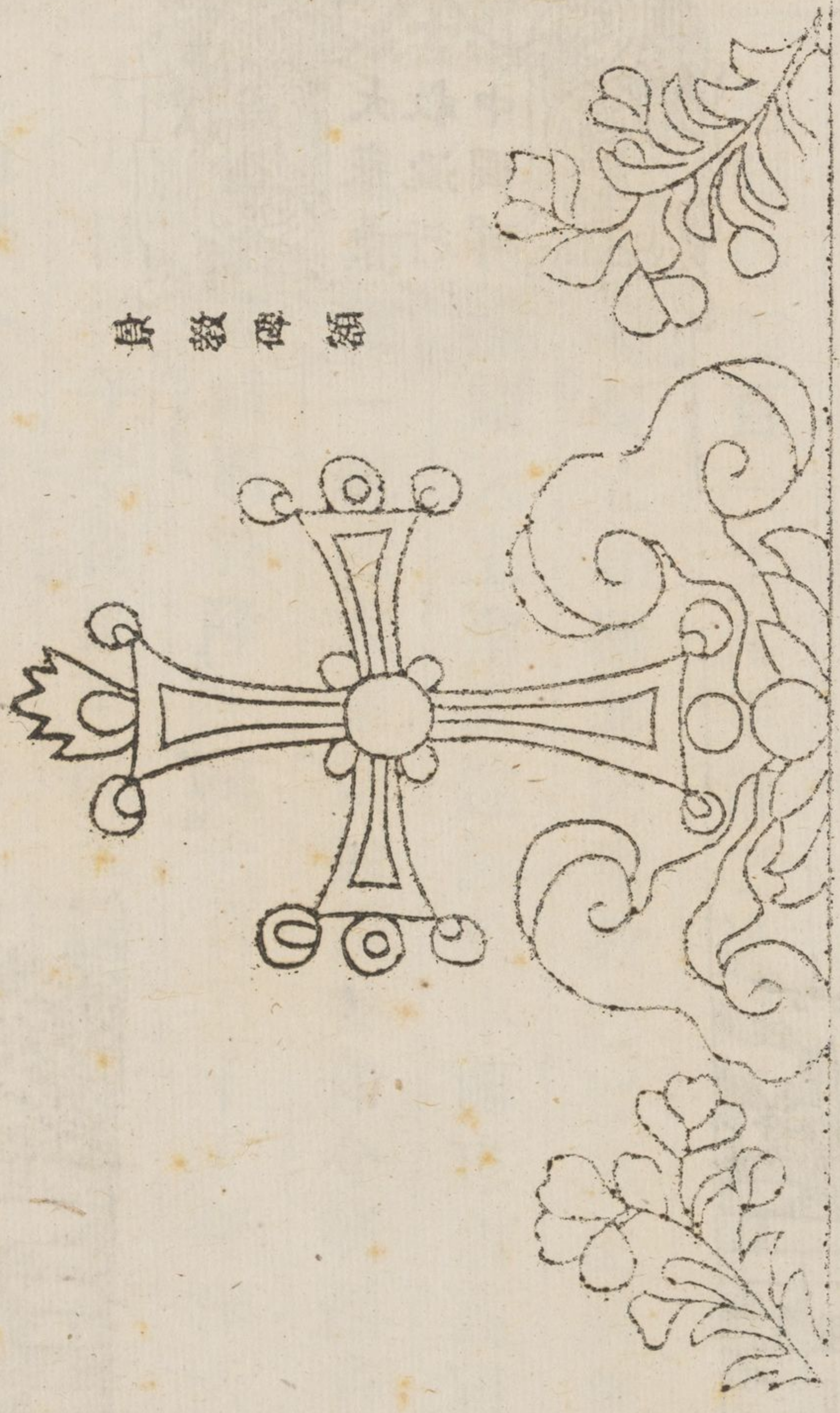
二。乃金陵近處掘出之二鐵十字。與以上之鐵十字相似。有以爲天主聖教所供之十字者。有以爲鎮舟之錨釘者。有以爲瀦水之版閘者。衆說紛紛。上海耶穌會士方殿華著有洋文卅字考一書。歷舉諸說。辨晰甚明。甚得稽古之體。而不敢折衷。

三。乃前明萬曆二十三年。降生後一千五百九十六年。福建省掘得之三石十字。其一。掘於南安縣城。係珉石所成。其十字形卽印度梅里亞布爾城聖多默

宗徒墓上之十字形也。皇上曾降諭旨，飭令重修，細考其跡。係四世或五世時所製。其二掘於泉州府仁豐門近處之東山寺旁。此寺建於唐初，卽六世時也。近日奉教之人將二十字俱供於聖堂。其三掘於泉州府之水綠寺旁。係粗石所成。寺乃七世時所建。則十字亦必係同時之物也。奉教人亦移供於聖堂。視爲聖教中祖遺之寶云。

四、卽明時、西安府、掘出之景教碑，其詳如左。

真教碑額





大秦景
教流行
中國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大秦寺僧景海述



三國之後司馬踐祚。是爲晉朝。始降生後二百六十五年。終四百一十九年。晉之後宋齊梁陳。馴至楊隋。年代短促。亂亡相繼。其間聖教之盛衰。史闕無考。然亦不得遽謂天主聖教遂滅於中國也。唐高祖甚定隋亂而創一統之大業。都於長安。卽今陝西省之西安府也。高祖崩於降生後六百三十五年。洋六月二十五日。世子李世民承繼大統。是爲太宗時。有傳教士阿羅本。傳教於中國。而聖教大行。有景教碑爲證。

緣降生後一千六百二十五年卽明熹宗天啟五年。新安府官中動土掘得大石碑一通。上有十字聖號。碑文計一千七百八十字。具言降生後六百三十五年。唐太宗貞觀九年。傳教士阿羅本。率領鐸德多人。由大秦而至。傳聖教於中國。攜有聖經聖像。稱爲景教。碑文之大意畧曰。厥初有眞主。至神至靈。先先而無始。後後而無終。三位一體。名曰阿羅訶。西里堂音即天主也由無中造成萬物。復立初人。人類原祖。造成之時。本無原

唐太宗



耶蘇會士賽多梅首譯景教碑者



罪迨至娑殫施妄。誘其叛主。人類種種之禍。由是而
興。阿羅訶三位之一。取人形而降世。即所謂彌施訶
今日默西亞也。孕於童貞之胎。誕生時。天神宣慶。景星告祥。
死後亭午升天。立有聖洗之禮。以滌罪污。總以十字
聖架救贖普世。爲宗其門徒弟子。與後繼之鐸德。皆
膺神品。不積財。不婚娶。克己順長。每日七時誦經。七
日一承大祭。存沒並濟焉。

又曰唐太宗貞觀九年。有大德之人阿羅本者。由大

秦東來。至於長安。太宗使房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
內阿羅本獻上聖經聖像。皇上諮詢教理。真而且正。
特令傳授親降諭旨。其畧曰。今有大德之人。由大秦
來覲朕。察其教旨。玄妙幽深。總以救人爲務。傳之國
中。大益群生。爾臣工等速廣其傳可也。現飭建堂一

所。令景士

德即鐸

阿羅本等二十一人主持奉祭

又曰。降生後六百五十年。高宗承繼大統。優禮阿羅

本。封爲鎮國大主教。令各城俱建景寺。

即天主聖堂

以崇真

郭子儀



武后
則天



主。後因釋子誣謗。風波大起。欲滅景教。賴有郭子儀等。竭力維持。皇上復降諭旨。不令波害奉教之人。不久聖教復興如初。至玄宗時。皇上命將五帝寫真。懸於景寺。以昭欽奉之誠。有新來之傳教士。佶和者。皇上遇之尤隆。至降生後七百五十七年。肅宗至德二年。皇上又降諭旨。命建景寺五所。總之列位皇帝無不褒崇聖教道理之美。甚有從事景教。供奉聖台者。如代宗是也。其時所建之堂。屈指難計。

碑之末云列帝崇尚景教。寵賚甚深。恐其久而淹沒。故立豐碑。以垂不朽。時德宗建中二年。降生後七百八十一年也。

此碑掘出之後。有繼利瑪竇而來華之耶穌會士。賽梅多者。聞知其事。亟往新安府查驗。先將碑文譯出。仇聖教者見之。故謂後人擬作。並非唐朝古跡。及至證據百出。無可疑議。又謂唐朝之景教。並非羅馬聖教。乃係內斯多畧之異教。近來亦有多人。竟謂此碑

實乃內斯多畧異教之遺蹤。萬喙一聲。牢不可破。然而首譯碑文之耶穌會士賽梅多。與同會之修士包依木、吉爾舍、陽瑪諾、李明等。及近日多人。皆以此碑爲羅瑪聖而公會之傳教士所立。此外尙有不膺神品、博古好學之名士多人。所言皆同。內有達伯理者。尤稱宏邃。亦同此見。今述諸公證據如左。

一、碑文中並無一字一義。言及內斯多畧之異教者。即可疑議之形跡。亦杳無所見。

二、碑文中所言之大秦國。及大秦之風教民情地理。土產明係羅馬一統之國。漢魏諸書。歷言大秦之路程。若干萬里。斷非但指波斯一國而言也。

三、元時羅馬教皇所遣之傳教士中。有柏朗嘉賓。又有羅柏魯者。俱謂當時中國固有內斯多畧之異黨。然此輩只供十字。不供苦像。羅柏魯云。余製苦像一座。令奉教人供奉。內斯多畧之黨深怒。余之所爲。蓋彼時之異教。已以供奉苦像。聖像。誣爲敬拜偶像之

罪是也。故羅瑪教皇每遣教士於中國。必切囑其攜帶聖像以別於異教。又按稽古士軟未爾所述。元時聖王類斯。令製錦緞帳房一頂。內繡各種聖像。遣贈元主。以當聖堂。又元時剛巴里克即北京之大主教。若望蒙高未諾。亦於各聖堂中。繪畫聖像。阿羅本亦獻經像。何從而誣爲內斯多畧之異黨耶。

四、景教碑中明言。阿羅本召見之後。傳授教旨。雖係大秦教皇所差。然實係波斯國人。故當時朝野。皆呼

其教爲波斯教。其寺爲波斯寺。及至內斯多畧之異黨。亦來傳教。邪正未免混淆。按唐書。玄宗天寶四年。降生後七百四十五年。阿羅本接位之傳教士等。會上玄宗奏疏二封。請將波斯之名更爲大秦。以別於異教。可知傳教諸人。皆羅瑪教皇所差。尙何疑哉。溯景教碑。建於降生後七百八十一年。碑之下。與碑之兩旁。鐫有主教鐸德多名。皆係西里亞國文字。此多名中。忽有哈南耶輸之名。甚屬可怪。按哈南耶輸。

係當時巴彼隆城。內斯多畧異教之主教。今如何鐫於中國碑上。令人不解。彼以景教碑爲內斯多畧異教之遺跡者。蓋爲此一名耳。尙俟好古之士。廣覓證據。此疑庶可盡釋矣。

碑中述有郭子儀者。係陝西人。封汾陽郡王。德宗之世。國政全攝於彼。其總戎北方時。肅宗令景教士伊斯肋之處。處處相隨。言聽計從。子儀所建之景寺無算。恐亦係奉教之人。而伊斯作其本司鐸也。總之唐朝

才德兼全之人。郭子儀首居第一。唐太宗崩於降生
後六百四十九年。高宗繼立。有太宗之才人武曌高
宗立之爲后。無乃虺蛇爲心豺狼成性。干預國政。殘
害忠良。高宗爲其所制。高宗崩逝。中宗嗣位。武氏廢
之爲廬陵王。武氏又幸道士郭行真。所言皆從。武后
聖曆年間。波害景教。焚燬聖堂。各處修建佛寺。皆數
十仞之高。虛糜國帑。動以億萬。而天下大亂。梁國公
狄仁傑。迎中宗復位。幽武氏於上陽宮。號則天皇帝。

趙匡胤



建主



不久崩於此宮。年八十二歲。至明皇時。聖教復興如故。

景教碑紀事。始於太宗。終於德宗。聖教大行於中國。傳至昭宣帝。朱溫篡之。是爲五代時降生。後九百七十年也。五代之國。梁、唐、晉、漢、與後周。不過五十餘年。而兵戈擾攘。萬民塗炭。宋太祖趙匡胤受後周禪。始開宋朝三百餘年之國。傳數代。國祚漸衰。契丹南犯。據有燕京。國號大遼。始降生。後九百三十七年終降生。

後一千一百二十四年。滅於金。宋徽宗時。金人入寇。稱帝於大都。即北傳至降生後一千二百三十四年。滅於元。宋高宗即位南京。號南宋。傳至帝丙亦滅於元。由唐至元其間聖教之傳。俱無書記可考。大元正統。聖教復行於中國。其詳如左。

按通鑑。元太祖鉄木眞之父。名也速該。母名月倫初。爲蒙古之王。後也速該。與塔塔兒王鉄木眞。興兵構戰。大獲全勝。也速該新生一子。卽以塔塔兒王之名。



金王

元太祖

鐵木真



名之。時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降生後一千一百五十七年也。鉄木眞年方十三。父也速該逝世。賴有賢哲之母月倫氏撫育成人。後與母率本部之衆。逐走族人泰赤烏。得存其國。而日益強盛。此卽元人肇基之始也。

同時又有一人。其來歷難知。名稱亦異。西洋諸國皆呼爲若望鐸德。後查其眞名。實爲弘可汗。乃哈刺依德之王。相傳內斯多畧之異黨。久居其國。傳授異教。

稱之爲若望鐸德不過阿其侈好耳領洗尙且未必

况陞鐸德而爲王乎。弘可汗建都於哈刺巴爾哈孫

華言黑城都之故址至今尙存其時北方之國皆呼中國爲

克台中國長城迤北之地呼爲哈刺克台華言黑中國成荒中國弘

可汗與西洋各國奉教之君屢通札問與教皇亞立

山第三位與法國之王與公斯當定城之皇帝及葡

國之王俱寄國書每簽花名必自書衆王之王衆帝

之帝至今大西諸國猶傳爲笑柄云。

鉄木眞之國。漸漸強富。遂欲併弘可汗之部落。以騎卒三十六萬擊之。弘可汗以三十萬衆迎敵。大戰於唐古忒之野。弘可汗敗績帶傷而逃。投奈曼王太陽罕。太陽罕殺之。以其首級來降。弘可汗之子三昆走匿西藏。

奉教諸國。論若望鐸德者。其意見往往不一。有謂若望鐸德係弘可汗之弟者。則若望鐸德或係奉教之人。即陞授鐸德亦無不可。有謂若望鐸德即弘可汗

者。則前論爲是。茲惟述其心之所安而已。

鉄木眞平定蒙古諸部。人皆悅服。即於幹難河

黑龍江源稱

帝封其宗室人等。各王一處。蒙古之王皆稱可汗。今

衆可汗公舉鉄木眞爲總可汗。有術士請稱成吉思

可汗

華言勇毅無敵之王

鉄木眞欣然從之。時宋寧宗開禧元年。降

生後一千二百五年也。

迨降生後一千二百年。成吉思可汗託言金人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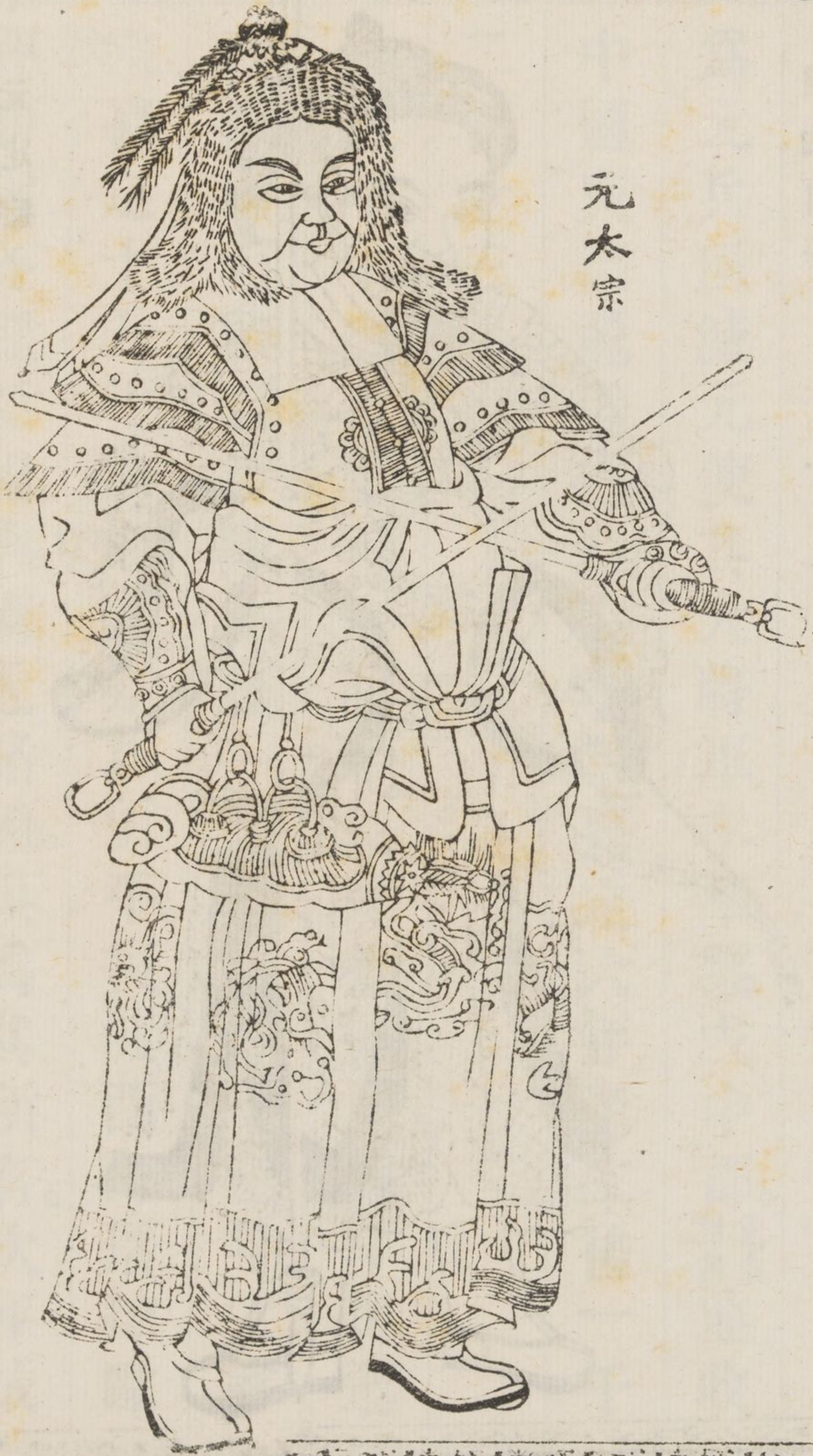
禮。起兵南侵。敗金軍於上谷。

今宣化府

入居庸關。金主懼。納

元太宗

窩闊太



元定宗

貫由可汗



女求和。成吉思可汗始退。後金主遷都於汴梁不久
爲元兵所滅。元使其大將軍木華黎戍中都。北京別名並收
中國與高麗等處。時宋寧宗嘉定六年。降生後一千
二百十三年也。

後數年中。成吉思可汗討平葉兒羌撒馬爾罕與迤
西諸國。百戰百勝。降生後一千二百二十三年。宋寧
宗嘉定十五年。波斯國亦爲所平。復渡西海屠掠歐
洲布爾各理亞國。與隣近諸國。俱爲其所有。次年成

吉思可汗由歐洲回至黑城。領兵來取中國。途中臥病不起。立太子窩闊台接位。於宋理宗寶慶二年。降生後一千二百二十六年。洋歷八月十八日崩逝。葬於黑城之近處。至今圮墓尚存。當是時。法國軍民正賀聖王類斯加冕之榮。

近日光緒十六年。降生後一千八百九十年。有俄國稽古士。往黑城訪尋古跡。將黑城之故址。俱以照相機照出。裝訂成冊。其中有石碑三通。其一與唐朝之

巴圖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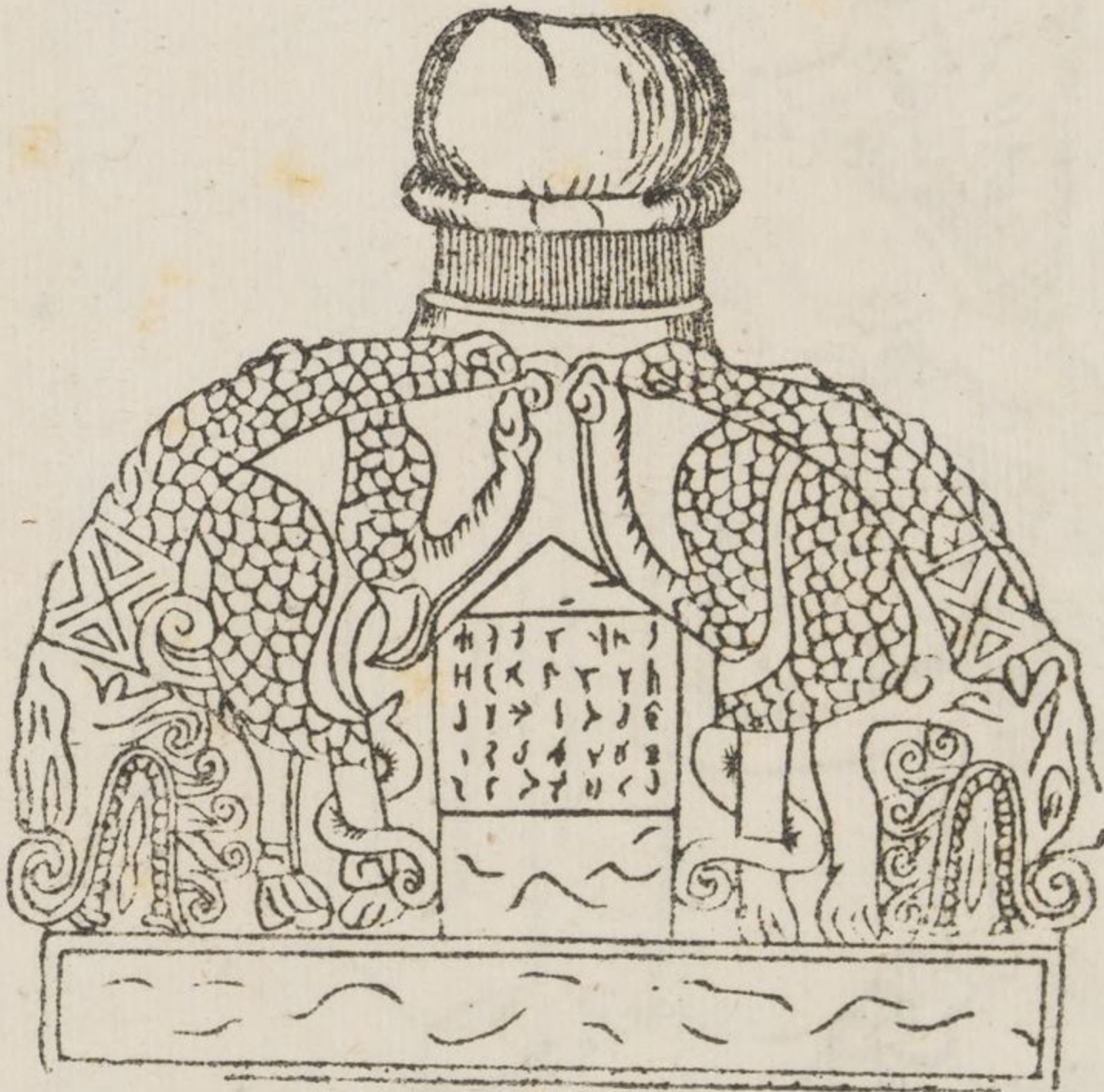


賓嘉朗柏



位四第爵諾依皇教

黑城碑之繳龍頂額



景教碑相似。而大於景教碑。此碑建於大唐開元二十年。碑文以三國文字書成。即淤泥斯野、回紇、與中國文字也。其二乃一碑之繳龍頂額。其第三碑損裂不全。只照得零星碎塊。與塊上之闕文。時有駐京法領事德公者。曉通東方文字。將後二碑之闕文。詳細譯出。內有真教光明妙理精奧之語。又有不可信從佛教等語。想西安府之景教士。或內斯多畧之異黨。早將福音之教傳於其地矣。

成吉思可汗崩後諸王謹遵遺詔公舉其子窩濶台
爲總皇帝窩濶台即於黑城接位時宋理宗紹定二
年降生後一千二百二十九年也至理宗端平元年
降生後一千二百三十四年窩濶台滅金又於黑城
南七十里另建一城名哈刺庫倫華言黑沙城
即和琳也元滅後至
明朝萬曆十七年降生後一千五百九十年有黃衣
僧於其城之故址建廟一所名厄爾特尼昭至今尙
存

窩闊台滅金後又滅南宋與高麗其兄弟諸王西入
歐洲滅翁阿里亞與波羅尼亞諸國於理宗淳祐元
年降生後一千二百四十一年洋歷十二月十五日
崩逝太后都刺吉納稱制至理宗淳祐六年降生後
一千二百四十六年諸王聚議選貴山可汗於和琳
北之金帳營即諸王聚議公選總皇帝處也當是時
有聖方濟各會之修士柏朗嘉賓者奉教皇依諾增
爵弟四位之命來覲貴山可汗先是成吉思可汗之

孫巴圖統兵六十萬。往歐洲平滅諸國。已將俄國占至結弗之界。又併玻羅尼亞。翁阿里亞。及毗連諸國。歐洲奉教之國。各路兵馬。俱爲巴圖所敗。歐洲之亡。近在旦夕。降生後一千二百四十五年。教皇依諾增爵第四位。正在法國之呂多農府。率衆主教作大公議。見大難將作。心甚憂戚。謂衆主教曰。吾等作大公議。所慮之事。甚重甚多。有恢復耶穌受難聖地之舉。有聖教中頽風異端之患。有羅瑪之變亂。事事堪虞。

然以蒙古之侵伐較之。吾幾忘其爲患。而性命亦不暇顧矣。依人力而言。蒙古侵伐歐洲聖教會。一鼓可滅。思及於此。令吾肌骨俱枯。疾苦之甚。不知所出。教皇之言如此。然蒙古侵伐西洋。而西洋與中國之道。路已通。西洋人之至中國者。歸述中國之事。皆前所未聞。無不奇異。又言蒙古皇帝之親王子孫。多有信奉聖教者。藉此順便。可以盡化其衆。而小亞西亞與歐洲各國。屠滅殺戮之禍。亦可弭矣。故教皇派傳教

士。齋書於蒙古皇帝諸王勸其奉教而止其屠殺之
殘遂向當時二修會商議其事二會即聖多明我會
與聖五傷方濟各之會也。二會雖係新立。然傳教救
人之澤。已早沛於民間。福音真教之光久已徧及遐
邇矣。教皇先寄書於法國巴黎斯京內。聖多明我會
之院長。命遣本會修士奉差。院長即派修士四人差
往波斯國。謁見蒙王。聖方濟各會之院長亦遣二人
往和林朝覲總皇帝。貴由可汗。此時教皇與聖王類

思如何同心併力。歸化蒙古。以存歐洲。二會修士。如何歷盡艱險。以奉差使。天主如何佑其義勇。茲畧述其梗概如左。

教皇依諾增爵第四位。派覲蒙古總皇帝之欽使。即前所言。方濟各會之修士。柏朗嘉賓也。溯柏朗嘉賓。生於降生後一千一百八十二年。係意大利亞國。亞西西府人。與聖方濟各同鄉。又係聖方濟各同時之會友。東來時。教皇又派一人。名斯德望。係玻厄米亞

國人作其副貳柏朗嘉賓自作路程記云吾奉教皇
與機樞主教之命來觀東方各國蒙王以存歐洲欲
成此謀必須先至和琳城。覲見蒙古之總皇帝。蓋聖
教會當時之存亡。全係於此城故也。至若他處之蒙
王。雖得殺吾囚吾。然覲與不覲。無關緊要。至若朝覲
蒙帝之舉。自知殞命捐軀。終身爲虜。忍飢渴涉險阻
皆所不免。然爲恪遵教皇之命。必欲全行天主之聖
意。力援歐洲奉教諸國。故甘心捨易就難。盡懋艱險。

務至和琳而後已。使教皇與奉教諸國之君民。確知
蒙古皇帝之謀。以便應策。恐天主欲罰奉教人罪。遣
蒙軍猝至。攻其無備。仍舊焚掠屠戮是也。

教皇依諾增爵第四位。寄蒙古皇帝書云。蒙古君民
無恙。嘗謂上天眞宰造化人物。不惟靈明之人類。令
其相安。即無靈之物。羽毛鱗介亦皆令其相安。而歸
極其受造之向。皆所以法天上之天神。各奉眞主所
定之職。護守山川河海。使之亘古如一。不紊其序也。

今聞蒙古君民率百萬之衆。侵伐奉教諸邦。屠戮生靈殆盡。各國之民。顛沛流離。哭聲震天地。慘不忍聞。朕甚怪焉。近來蒙古君民。不惟不能改過自新。且益肆其暴虐。仍欲遠伐遠有。不顧上主命人本性相安之大誠。不論男婦老幼。恣意殺戮。其義何居。云云

柏朗嘉賓。偕斯德望。於宋理宗淳祐五年。降生後一千二百四十五年。洋歷四月十六。復活瞻禮日。由法國呂多農府起程。路經德國。與玻厄米亞國。抵玻羅

尼亞國。有此國聖方濟各會之修士。名本篤者。與柏朗嘉賓偕行。作其繙譯。不久即抵俄國之結弗城。此城之蒙古主將。給予馬匹鄉導。復向前行。既行六日之程。斯德望偶染疾病。不能同行。柏朗嘉賓與本篤照前兼程而進。所經之地。惟見焚燼之城池。被掠之鄉鎮。瓦礫如山。白骨遍野。雖沃壤千里。因無人墾種。率皆荒蕪。居民幾無子遺。不覺日擊而心傷焉。修士二人抵結弗城後。本城之蒙員。復與二人易換

驛馬。又至一城。城中之主將名彌蓋亞。十分奸險。設計阻擾二人。不令前進。賂以多禮。始行釋放。且欲親往護送。二修士於復活瞻禮前。第五十日之主日。瞻禮二日。一同啟行。至下主日之瞻禮六日。始抵蒙屬首營。次日清晨。二修士已在途中。有蒙官多員。前來盤詰。問其奉差之故。二人回云。吾儕奉天主與教皇之命。特來勸爾蒙古君民。與各國相安。永敦和好。不宜逆主大命。殺戮事主之民。又勸爾信奉耶穌基利

斯督。庶可救爾靈魂。茲後再勿獲罪至尊之主。且宜消汝殺人無算之大罪。等語。蒙員聞言。復給鄉導馬匹護送。二修士至主帥高藍匝處。復向二修士討索禮物。二修士急於速進。不得不允。高藍匝奉蒙王之命。總提地尼伯河右岸各處兵馬。自將六萬餘人。柏朗嘉賓記云。吾儕爲救億萬生靈。以成教皇之謀。各處俱須贈送禮物。故於高藍匝亦厚贈焉。洋歷二月二十六日。柏朗嘉賓與本篤二人起身。兼程而行。有

鄉導官三人帶領二修士。往謁蒙王巴圖柏朗嘉賓
記云。吾二人行路。整日不停。自晨至暮。縱轡疾馳。有
時夜間亦行。每至驛站。即更換馬匹。日凡三四次。二
修士於聖枝禮儀主日。瞻禮四日。始抵窩瓦城。此時
二修士在途已及載一矣。

次日覲見此城之蒙王巴圖。巴圖者。乃成吉思可汗
之世子某王之長子。總皇帝外。巴圖乃第一英烈之
王。其朝廷之壯麗。與總皇帝相等。侍衛帶領二修士

進謁。囑其勿履門闕。蒙古人視此爲大不祥。偶犯者死無赦。柏朗嘉賓記云。吾二人入朝。雙膝跪倒。將教皇國書呈上。巴圖飭繙譯官。將書譯出。望復活日。巴圖復召二修士入朝。令往和琳觀總皇帝。柏朗嘉賓記云。次日復活瞻禮。吾二人誦罷日課。畧用飲食。拜辭巴圖而出。不禁愁緒萬端。淚流滿面。蓋此去性命難保。尙屬細故。惟教皇所謀之大事不成。爲可憂也。况吾二人筋疲力竭。扶病不起。幾不能騎乘。又在嚴

齋聖期。每日所食者惟炒米煑粥。畧加鹽末。所飲者。不過融化之冰雪而已。何堪長途跋涉之勞。至若騎乘馬匹。皆以布帛爲帶。將身緊縛於馬背。以便縱馳。不至憊臥途中。巴圖原有號令。命嚮導官帶領二修士。疾至黑城。以賀總皇帝新選之喜。二修士在途多日。始出阿曼國而抵恒河。所經之處。皆不毛之野。無泉止渴。惟見髑髏白骨。暴露其中。如糞田然。柏朗嘉賓與本篤。在途復經多日。始入奈曼之界。是

日正值聖伯多祿、聖保祿二位宗徒瞻禮。倏而重雲密布，大雪紛紛。不免凍指裂膚。又行多日，入蒙古界。於洋歷七月二十二日，聖婦瑪達肋納瞻禮。始得覲見新選之總皇帝巴圖。奏明二人來意。帝命館二人於邸寓，給其費用。將息五六日後，帝命二人往母后都刺吉那營中拜謁。

皇太后召聚蒙古諸王公議選總皇帝時，特於平原之地設一錦帳之朝，飾以金玉，可容二千餘人。即白

氈營接見外國欽使之處也。蒙古諸王與各國欽差約有四千餘人皆至其處。各具貢禮伺候輸納。柏朗嘉賓與本篤二人善於應變亦照蒙古風俗行禮於修士粗衣之上特著彩麗朝衣隨衆齊入帳朝諸王與外國欽使分賓主而坐舉杯上壽二修士亦畧飲數滴席罷賓主皆散同至金帳營慶賀新皇帝登祚之榮此營建於兩山之間中有大河繞流於營之四周距和琳約三四十里許乃新皇帝登祚之所登祚

之日。正係聖巴爾多祿茂宗徒瞻禮。新總皇帝大開御筵。飲饌之豐。窮奢極欲。皇帝之寶座。設於象牙雕成之半圓階上。俱以金玉鑲嵌。洵奇美之觀也。雕工係俄國之巧匠。名葛斯默。各國使臣。即於此處朝賀成禮。獻上貢物。皆希世之奇珍。貴而且繁。二修士因所備之禮物。已經沿路贈送諸員。因而行囊如罄。只得空手拜賀。宴罷。皇太后與皇帝各歸本營休息。柏朗嘉賓記云。新總皇帝。貴由可汗退朝後。見吾二人。

隨之不捨。復令吾二人往皇太后營中等候。次日貴
由可汗豎大旗於營西。以示併吞歐洲之意。然不欲
吾二人知之。有自歐洲擄來之人。曉通言語。盡將其
事說知。數日後。二修士復至總皇帝營求見。等候一
月之久。始得覲見。此一月內。每日所給四人之糧。猶
不敷一人之費。勢難存活。若非俄國之雕匠葛斯默。
隨時接濟。必至饑餓而死。故葛斯默者。實天主眷顧
吾二人。預遺之恩人也。又有俄國黑斯科城與翁阿

里亞國擄來之人。皆通辣丁與法國文字。知吾二人來意。不俟訪問。亦以貴由可汗之密謀。對吾詳言。貴由可汗、讀罷教皇依納增爵第四位之國書。向二修士反覆詢問。細叩來覲之意。遂與教皇覆書一函。於聖瑪爾定瞻禮日。將書逐句譯出。復將原文交與二人。呈教皇御覽。貴由可汗又欲遣一欽差。請與二人同行。二人恐其一路盤詰。探知歐洲奉教之國帝王不睦。武備不修等弊。以欽差爲細作。必然少吉多凶。

是以二人力辭其請。噫。修士而忽爲國士。智勇孰加耶。

柏朗嘉賓記云。洋歷十一月十三日。係聖布里斯之瞻禮。蒙古皇帝將寄教皇之覆書。用御印封蓋付吾二人。復令往皇太后營中拜謁皇太后。各賜狐裘。與大紅緞袍若干件。俱被差官竊去大半。吾等目擊其事。亦只得隱忍不言。至蒙古皇帝之書。氣詞暴而且奸。大意曰。天主假手伐罪之大皇帝。萬國之共君。貴

由可汗。致書於大教皇闕下。大教皇與奉教諸國君
民。遣使辱臨敝國。絕非冒名私來。其所呈國書。具有
大教皇之戳印。明言欲與敝國議和。使臣與國書所
言皆同。今欲議和。則大教皇暨所屬之帝王諸候。軍
民百姓俱宜各遣欽使速至敝國酌定和款。亦可以
知朕意之所在。大教皇勸吾蒙古君民信認天主。領
洗入教。朕不知蒙古君民何故宜出於此。大教皇以
殺戮奉教人民問罪。特問征伐翁阿里亞、波羅尼亞、

摩刺維亞等國之罪。朕愈不知其故。然朕非無以自
解也。原以數國之君民。抗違天主之意。不奉成吉思
可汗招撫之旨。而又殺吾欽使。實屬叛逆不軌。大教
皇豈未之聞耶。天主命吾伐之。而賜吾大獲全勝。若
非天主助吾。則此人與彼人。猶是人也。此人何能勝
彼人哉。西國諸民皆奉天主。惟以己爲信認真主之
人。而藐視他國。然天主欲佑何人。大教皇焉得而知
之。吾蒙古人欽奉天主。尤誠。故天主助吾平滅諸國。

自東徂西。所向無敵。若非天主選擇一人。作其指臂。而行其意。則吾雖有兵億兆。亦何能爲力哉。

柏朗嘉賓與本篤二人。齎書西歸。正值冬月。所歷之艱。筆舌難述。柏朗嘉賓記曰。吾二人西歸時。所經之區。多係曠野。無人無樹。無旅可投。晚間只得掘一土穴。以避風寒。清晨起時。風吹飛雪。每沒衣被。有時即露宿於冰雪中云。宋理宗淳祐七年。降生後一千二百四十七年。洋曆六月初九日。二人歸至結弗城。又

由此城直抵呂多農府。遂將貴由可汗之書呈上教
皇時達爾瑪西亞國安地瓦里省城之大主教去世
教皇欲酬蓋績即以柏朗嘉賓補授先是柏朗嘉賓
歸覲教皇時教皇甚喜傾心謝之而降之福又以聖
經之語獎之曰忠信之使克稱厥職如白雪之降於
溽暑。大樂君心也。未幾柏朗嘉賓卒於任所。享年六
十五歲。

蒙古軍馬深入歐洲處處屠掠教皇與法皇聖類思。

深以爲憂。聖王曰。吾當竭力抵禦蒙古。驅歸韃靼。吾軍民雖盡死。亦勿猶豫可也。聖王之義勇。蓋有若是者。然蒙古人中。多有信主奉教之人。而蒙古皇帝亦甚喜其奉教。聖王仰法教皇芳表。切欲各國相和。榮主救人。故決意再遣傳教士以化之。即遣聖多明我。會之修士。隆如滿者。與同會之二會友。復覲蒙古皇帝。又有不在修會之鐸德二名。官長二名。一同前往。宋理宗淳祐九年。降生後一千二百四十九年。洋曆

正月二十七日。七人由尼哥西亞

智伯島中之城

啟節東來齋

有聖王國書一封。苦木一片。錦繡帳房一頂。以當小堂。稽古士奕未助亦云。當時聖王類思。曾贈蒙古皇帝錦帳一頂。皆以大紅彩緞照小堂式製成。鑲以珠玉。華美無似。內繡聖教各端妙跡。如聖母領報。耶穌聖誕等像。是也。

貴由可汗崩於宋理宗淳祐八年。即降生後一千二百四十八年。洋曆四月。稱帝不滿二載。皇后幹兀立。

元定宗妃 迪拉吉那

即幹兀立海迷失皇太后



元憲宗蒙哥皇帝



海迷失。稱制三年。凡外國欽使至和琳者。皆覲皇后。其覆類思聖王之書。詞氣傲悍。又賜聖王錦緞若干疋。蓋當時蒙古君民之視聖王已如藩臣甚矣。不知量也。幹兀立海迷失皇后稱制不過權且一時。不久諸王復會於金帳營。公選總皇帝有窩濶台之姪名蒙哥者。賄賂諸王。於宋理宗淳祐十一年。降生後一千二百五十一年。洋歷七月初一日。選爲總皇帝。成吉思可汗長門之統系遂絕。蒙哥怨長門諸王異己。

以謀反爲辭。即於登極之日。命將幹兀立海迷失。皇
后。裹以革袋。生投之江。又殺長門宗室人等七十餘
丁口。

當是時。亞刺彼亞_{即大食國}之回回。亦漸強盛。窩瓦城蒙王

巴圖之子名厄爾克台。乃巴圖嗣位之儲君。曾寄書
於聖王。類思辭卑禮約。欲與聖王議和。共拒回回。明
言蒙古軍民俱係奉教之人。誓與聖王爲盟。永敦和
好。厄爾克台欲拒回回。托言奉教。雖屬虛語。然於蒙

古人之奉教者。則十分信任。其書之末云。蒙古總皇
帝。仁被羣生。不分畛域。或遵辣丁之教禮。或遵厄叻
西亞之教禮。或遵亞爾默尼亞之教禮。或係內斯多
畧之門。或係雅各之門。當時各種異教名目凡屬供奉十字者。俱令
一體保護。不得偏袒等語。

亞爾默尼之王亦至和琳。與蒙古皇帝議和。其弟凱
敦。隨之同至。著有書記。其第二十四章云。吾兄弟二
人。與蒙古皇帝互訂和款。其第一款即係令其奉教。

蒙皇立時允諾。有吾本國輔政大主教與之講明聖教之理。蒙皇與本族諸王及舉朝大臣俱領洗入教。云按凱敦之言雖極詳盡。然舉朝皆奉聖教之語。不能無疑。蓋成吉思可汗後嗣諸王皆急於富強。不論何教。皆隨口信奉。亦不過連絡隣國。與之同心併力。以拒敵耳。焉得謂舉朝皆奉教哉。

先是聖王類思。首差隆如滿等至和琳覲見皇后。幹兀立海迷失。皇后接以暴慢之辭色。不聽其請。而遣

之歸國。然聖王必欲探明蒙朝信任奉教人之真偽。務欲化其君臣使之領洗入教。以遂己榮主教人之切志。故復遣傳教士於韃靼。仍選聖五傷方濟各會之修士二人。一名羅柏魯。乃布拉邦西亞府人生於宋寧宗嘉定十三年。降生後一千二百二十年。一名克賴末內。時有巴圖王之第幾子。名撒爾達克。鎮守法意極近諸處。聖王與齋國書。付羅柏魯二人帶去。羅柏魯亦作有路程記。最爲詳盡。曾呈聖王披覽原

文至今尚存。記言二修士奉差齎書。先至公斯當定

城。由公斯當定城搭船。抵蘇答克

俄國海島中城

凡歐洲之商

賈。至和琳者。皆由此路北上。羅柏魯即於此城結伴

前行。除二修士外。尚有通事一人。僕夫一人。嚮導二

人。兼秣牛馬。又覓篷車六輛。裝載行囊禮物。又備驛

馬五匹。爲五人騎乘。二修士在途。所歷之艱辛。一言

難盡。兼之沿路蒙員。率皆貪得無厭。所至必索幣禮。

不滿所欲。則百般凌擾。羅柏魯記云。吾二人此去。先

蒙王撒爾達克



羅柏魯



須謁見蒙王撒爾達克。在途兩月之久。從無旅寓可投。日暮惟宿車下。所經之處。無城無鎮。亦無人跡。惟見纍纍荒塚。徧於原野而已。

蒙王撒爾達克之營。朝建於窩瓦城西。三百餘里之地。羅柏魯二人謁見後。即知其實非奉教之人。蓋依蒙古之俗。其后妃率皆六人。其嗣位之儲君。少者亦娶二三人。乃奉教人絕不肯爲者也。朝中有奉內斯多畧異教之某人。甚有權勢。帶領二人。先謁接應外

國欽使之大臣。大臣隨問二人貢輸何物。二人曰。吾等乃貧乏修士。並無金銀珍寶。大臣聞言。即欲取其祭衣以貢。二人不允。大臣無法可施。惟囑其謁見之時。若著所攜之祭衣。則不必另貢他物。二人依言進見。呈上聖王類斯。贈蒙王之古新聖經一冊。經帙俱以金寶裝潢而成。又呈上聖王類斯皇后所贈之達味聖王聖咏書一冊。亦係金寶裝成。彩煥奪目。撒爾達克收領。而奇其巧製。羅柏魯記云。蒙王又取苦像。

於手。詢曰、此即天主耶穌之像耶。吾二人對曰、然緣
當時在朝之內斯多畧黨。只供十字。不供苦像。或因
不明天主耶穌受難之奧義。或以天主耶穌受難爲
可羞。故撒爾達克不會見得苦像。是以反覆詢問二
修士將聖王類斯之國書用亞刺彼亞國、與西利亞
國文字譯出。然後退歸廬所。

撒爾達克王覽畢聖王類斯之書。不敢自任所請。即
遣二修士。往覲父王巴圖。羅柏魯記曰。撒爾達克果

信天主耶穌耶。吾未見其然也。彼雖給吾信奉聖教。然人若以奉教者稱之。彼且怫然不悅。哂笑不止。何得爲誠心奉教之人哉。二修士陞辭撒爾達克。即起程前行。

羅柏魯記云。吾二人抵蒙王巴圖營後。見其營之四周。居民稠密。輻輳相接。直至三四十里之遙。蒙民之俗。與古時依辣厄爾之百姓相似。皆以氈帳爲家。隨時搬運安插。秩然不亂。吾視而奇焉。次日有官員引

吾二人。進見巴圖。吾二人依本會之規。皆免冠跣足。身著修衣。闔朝之人。無不詫爲創見。及至御前。朝官令吾跪叩。吾以爲受造人前。只屈一膝足矣。官復令吾更屈雙膝。吾恐觸犯其怒。即屈雙膝跪倒之後。吾即先憶天主無所不在。誦經一端。奏巴圖王曰。萬福萬榮。無不出自天主。臣方跪祈天主。賞大王享受世界暫福之後。更賞大王享受天上永福。不享永福則一切世福俱不足重也。巴圖聞言竦然。吾復奏曰。大

王欲享永福非奉聖教不可。天主親口之訓曰。信而受洗者。必救其靈。而享永福。不信者。必受永罰。巴圖聽至此處。不禁莞爾。其餘蒙員則挪揄哂笑。大肆嘲謔。吾又奏曰。臣在本國。聞知大王胄子撒爾達克原係奉教之人。故吾本國之王類斯。與齎國書。令臣等往見胄子。胄子復遣臣來覲見大王。大王必知其故。巴圖聞奏畢。令吾二人起立。又細問吾本國皇上與吾二人姓名。令左右書明存案。吾二人退朝後。巴圖

遣官諭曰。汝本國之王類斯。請朕准汝二人。久居此地。宣傳教理。此事重大。朕亦不得自主。必須親覲蒙哥總皇帝。始保無虞。故汝等即帶領通事。速往覲見。可也。

二修士辭巴圖朝。沿窩瓦河進發。直行五十餘日。始抵一處。有蒙員來見云。吾奉巴圖王之命。當引汝等去覲蒙哥總皇帝。此去尚有四月之程。目下節廸嚴冬。頑石尙且凍裂。汝等果不畏寒。敢前去否。二修士

曰。吾等依賴天主助佑。他人敢爲者。吾亦敢爲。何畏
之有。於是二人即束裝就道。乘馬疾馳。幾無停歇之
時。未久。已是諸聖瞻禮途中。饑渴寒冷。力疲筋乏之
苦。筆舌難道其萬一。克賴末內。有時饑甚。向羅柏魯
曰。吾饑渴至極。如一生未曾飲食者。然依蒙古遠行
之例。日止一餐。清晨惟飲酒數滴。或啜米粥一盃。而
已。晚間則湯肉並進。尙屬充足。飽餐一頓。便覺精神
倍增。又一日。係瞻禮六之大齋。二修士從早枵腹登

程。至晚不獲素品。只得茹葷。二修士遵規至嚴。不覺
淚下。

修士等復遍歷荒原。經過回鶻與奈曼諸國於宋理
宗寶祐元年。降生後一千二百五十三年。洋歷十二
月二十七日。始抵蒙哥之朝。是日正值聖若望宗徒
兼聖史瞻禮。羅柏魯記曰。蒙哥於帶領吾二人之官
員。則館以寬敞之衙署。於吾二人則館以卑陋之草
舍。舍內狹隘。幾無安置行囊。舉火設床之地。將息幾

時。蒙哥即命朝官引吾覲見。詢問奉差之故。法國之
王類斯。是否開衅議和。皆令詳奏。吾曰。臣本國之王
類斯。聞撒爾達克王。係奉教之人。故寄以國書。經像
若知其非奉教之人。必不與之通問贈禮。原非目無
陛下也。至若議和一事。陛下素知吾王類斯。原係公
平睿聖之君。並無開罪陛下之處。倘有獲罪之處。致
干陛下之怒。陛下問罪。彼必納款求成。不俟陛下之
征伐也。如無故而加之以兵。則天主至公。必將佑焉。

何必議和哉。蒙哥聞奏愕然。詫異良久。詢曰。汝等既
非議和。究竟何爲而來。蒙哥如此問者。蓋以當時蒙
古之人。自恃兵多將廣。所向無敵。故心侈意肆。凡外
國欽使至和琳者。即視爲投誠而來也。羅柏魯記曰。
余若得自由。必將馳檄天下。使天下之民。盡起而逐
之。始稍舒吾敵愾之微志也。竊謂二修士雖係苦修
之人。而其信德極堅。義勇勃勃。制敵保國。竟出乎將
相之上。一言九鼎。豈不信然。其後蒙古人。卒未侵吞

歐洲未始不賴二人之力也。歐洲之人至今感戴弗
諼。豈徒然哉。

先是。二修士甫抵蒙朝。見有氈廬一頂。脊上豎有小
十字架一尊。二修士喜不自勝。躍然而入。見有祭台
花燭。妝陳十分鮮潔。台帷之上。繡有吾主、聖母、聖若
翰保弟斯大、及二天神之像。皆以金線織成。祭台正
中。供大十字架一尊。鑲以金銀寶石。壁間佈挂錦帳。
祭台前有八岐金鐙一盞。鐙上八燭恒燃不熄。祭台

之旁。坐一亞爾默尼亞國之隱修人。二修士未及拜問。先高詠申爾福。天上母皇之歌。隱修人間聲急起。亦和而禱焉。

猶憶隱修之人。衣履樸素。內著苦衣。原係羅瑪聖而公會之人。二修士依之。不復欲辭。一日蒙哥欲令二修士前往和琳居住。二修士辭曰。此隱修人。乃聖人也。來至大皇帝之朝。必有天主之聖意。臣等亦忝爲修士。欲與之同居修道。共爲大皇帝祈禱天主。又隱

修之人畧通醫學。屢以大黃煎汁合藥得宜。又以小
苦像淬入藥中。令病者服之。活人無算。二修士在和
琳時。隱修人盡心助之。然於超性之學。稍欠通曉。羅
柏魯與之細心講授。隱修人亦以蒙古語。傳羅柏魯
隱修人曾許蒙古皇帝曰。陛下若肯奉教。臣管令普
世之國皆屬陛下。羅柏魯駁其謬云。吾兄。我亦甚願
蒙古皇帝認主奉教。吾二人奉差。亦專爲此一事而
來。彼果認主奉教。吾管令教皇與法國之君。禮之如

兄弟倘欲教皇與法君亦效他國之驚劣甘作馘擄
是則吾不改許。以其違吾良心故也。二修士忠君愛
國之大義於此又見一斑矣。

宋理宗寶祐二年。降生後一千二百五十四年。洋曆
正月初四日。蒙哥皇帝召二修士覲見。羅柏魯記云
吾二人入朝時。甫至門首。差官捲起氈簾。先令停步。
徧身搜查。恐吾帶有兵刃。而行刺也。時係吾主聖誕
瞻禮聖期。吾二人即在朝門前高歌本瞻禮之聖歌。

日自日升處至於坤極云云歌畢而入

蒙哥之儀殿皆以金銀彩緞製成蒙哥坐於寶牀之上
身著海獺裘袍身量不過中人年約四十餘歲皇
后在旁陪坐見吾二人即垂問云可飲酒否吾二人
對曰臣等乃修道之人不敢嗜飲然陛下有賜臣等
却之不恭蒙哥即令酒官與吾二人各酌櫻桃酒
杯吾二人謝恩祇領嘗數滴以榮君惠不料余之
通事與酒官同立酒官與之暢飲不覺大醉又俟許

蒙哥之繙譯官



羅柏魯之繙譯官



久。蒙哥始令開言奏事。蒙哥之繙譯。係內斯多畧之異教。余之通事。以醉酒之故。語言無次。舉止失措。余無法可施。只得聽其胡亂從事。遂奏曰。臣等先謝天主。助佑臣等跋涉長途。得至大皇帝之朝。又謝天主。賜陛下大邦大國。富庶甲於天下。又有降生救世之耶穌基利斯督。爲吾人生死之終極。臣等祈其佑我皇帝。久延福壽。蒙古人凡聞祝壽之語。即不勝欣喜。以其不信永生。而以長壽爲至福也。余又奏曰。臣等

在歐聞得皇胄撒爾達克乃奉教之人。歐洲奉教之
民間之甚喜而臣本國之王類斯忻喜尤甚。故遣臣
等來覲。齋有國書以期互敦和好。且獎臣等爲恭順
之人。祈准久居貴國。勸人敬主守誠。皇胄不敢自專。
遣臣等往覲父王巴圖巴圖。復遣臣等來覲陛下。臣
等見陛下之疆土如此廣濶。甚以爲幸。故臣等敢乞
陛下。准臣等久居大國。以事天主。又爲大皇帝皇后、
皇嗣等。祝嘏暫福與永福。並賜臣願畢矣。但臣等係

貧窮修士。並無金玉珍玩可獻。惟以微軀爲獻。盡忠陛下。望陛下不棄樗櫟。俯賜收錄。如不獲命。則乞陛下准臣二人。在此多居幾月。俟大寒已過。再歸不晚。又臣友克賴末內。現患病苦。不能騎乘。尙望陛下垂憫。蒙哥聞奏。諭云。日光所及。皆朕與巴圖之疆土。奇珍之獻。何必言及蒙哥。尙有多言。奈通事已醉。言語含糊。余皆不曉。且蒙哥亦帶酒意。余恐弄出事故。不如不言之爲愈。遂謝恩而出。有御前數員。與繙譯官。

亦隨吾而出。來至邸寓。細訪法國之土產如何。牛羊
駝馬。蕃息如何。一若已將法國討平。只待擄掠者然。
余幾次怒從心起。只得強忍。婉言回之。云法國原係
膏腴之區。物阜財豐。公等將至其地。必親覩焉。何以
問爲。

蒙哥傳旨。令二修士。或在朝居住。或隨駕往和琳城
休息。又命給予資斧。二修士隨駕而行。於聖枝禮儀
主日。來至和琳。羅柏魯記云。和琳之城。尙不及巴黎

斯京外、聖德尼關之寬大。關內修院亦十倍大於蒙哥之宮。城中有通衢二。一係回回街。一係中國街。回回街中。皆係商賈塵市。與各行手藝之鋪面。中國街中。只有手藝鋪面而已。又有各國外教之廟宇十二所。回回禮拜寺二所。內斯多畧之異教大堂一所。二修士抵城後。有翁阿里亞、阿蘭尼亞、俄羅斯、日爾日亞、亞爾默尼亞等國。擄來之教友多人。聞二修士至。俱來探望。教友等由被擄以來。從未得霑告解聖體。

之恩。此時正係復活瞻禮之聖期。二修士俱聽其告
解。而送與聖體。以滿四規。教友中。又有一法國京都
之人。聖名紀約莫。俗名布舍。係金銀巧匠。特製祭衣
若干件。小銀聖體盒一箇。鑲以聖匱。又雕聖母像一
尊。鑄祭餅剪一具。又裁錦繡帳房一頂。以當小堂。堂
內繪有各等聖像。以車載之。可以隨處支插。修士一
一祝聖。故得舉行彌撒。而與信友賦聖事焉。先是據
中有一法國之婦。名巴斯卦。係亞爾撒西亞府人。見

二修士至。不勝之喜。盡心服事。又言知同鄉之人。紀約莫布舍。亦被擄於和琳。故二修士得見其人。而獲其臂助。婦又備述被擄苦況。不勝酸楚。現虜內斯多畧異教之某公主府。充當僕婦。其夫係俄國人。猶在少年。業木瓦行。乃和琳不可多得之藝。因而獲利甚多。至是始得衣食充足。所生三子皆婉變馴良。羅柏魯又論和琳城中。內斯多畧之異教曰。此輩雖非外教。然於正教之理。毫不通曉。率皆攫利嗜酒之

人且多有效蒙古人之敗俗。而妻妾盈室者。其異教之主教。每年一至。將蒙童稚子。皆賦以鐸德之品。及至成人。惟顧室家之累。貪財好貨。無暇傳教救人。蒙古宗室。偶有奉其教者。此輩雖授以聖經。奈漁利好色。惡表昭彰。不惟不能化導其人。且使之遠離正教。蒙古與各門之外教。尙有廉潔正直。愈於彼者。二修士被其擾害。不一而足。又有回教之人。在蒙哥前。誣二修士毀辱皇帝。呼爲敬拜邪神之人。蒙哥遣官諭

二修士曰。汝等各教之人。有奉天主教者。有奉回教者。有敬多神者。各以本教之經書爲正。皇上令汝等各教之人。會同質辨。各書已理。呈皇上御覽。庶知孰正孰邪。於是各教之人。公聚於亞爾默尼亞國。隱修人之小堂。蒙哥於各教門中。每擇一員。令其監辨。其餘觀看之人。摩肩接踵。開辨時。首論有一至尊之天主。至一無二。至能至智。次論世界罪惡災苦之來歷。等等事理。羅柏魯博於超性格物等學。橫闢各教之

妄。各教之人皆理屈詞窮。啞口無言。然無一人肯出首奉教者。次日係聖神降臨瞻禮。蒙哥召羅柏魯入見。詢曰。汝果呼朕爲敬拜邪神之人耶。羅柏魯對曰。小臣何敢。蒙哥曰。朕固謂汝必不出此言也。通事傳語。錯悞汝其無懼可也。羅柏魯暗自笑曰。我若怯懦懼死。何敢深入虎狼之地耶。蒙哥復向通事問明敬拜邪神之意。聽罷通事之言。即自明所信云。吾蒙古人實信有一天主。而敬以正直之心。天主訓人之道。

各有不同。如賜人手十指。亦各長短不同。天主以聖
經賜汝奉教之人。而汝等不遵。以活佛術士賜吾。而
吾遵之。故得久安長治。由此言觀之。則蒙哥之於聖
教。相距猶千里之遠也。

蒙哥又向羅柏魯反覆詢問。教皇與法皇之事。且欲
派一欽差。與羅柏魯同行。羅柏魯恐其探偵歐洲虛
實。婉言辭之。羅柏魯又向蒙哥細陳其奉差之故。乞
准其復來此地。料理奉教人敬主教靈之事。蒙哥沉

吟多時。一言不發。羅柏魯急欲知其心意。不勝喜懼。待命之情。蒙哥忽曰。汝等將行遠路。自宜努力加餐。以便安抵本國。即命賜酒。羅柏魯飲罷辭出。自是不復再見蒙哥矣。羅柏魯云。此時余若有古聖梅瑟顯跡之能。庶可懾服蒙哥之心。然余何敢妄希此恩耶。羅柏魯臨行。蒙哥遣官賜衣曰。汝等修道之人。不愛金銀玉帛。在此多時。爲朕祈禱天主。故特賜衣。以酌汝績。又與法國皇上。聖王類斯。寄御書一函。言詞倨

傲。皆震懾恫喝之語。其畧曰。天上之主惟一。而掌天
上之事。世界之主亦惟一。乃天主之子。即成吉思可
汗也。成吉思可汗之遺詔曰。凡屬耳可聞。目可視。車
馬可至之區。朕詔一至。倘不受命。而敢抗逆者。俱令
其欲視無目。欲摩無手。欲行無足。朕蒙哥皇帝即將
此命佈告法王類斯及其大臣。鐸德、百姓、人等知悉。
聞命之日。急宜差派欽使令朕確知。汝等欲戰欲和
可也。

羅柏魯之友克賴莫內因臥病疴羸不能同行。蒙哥准其在金匠紀約莫與衆信友處廡居調養病體。溯羅柏魯自抵和琳已八越月臨行與信友訣別。彼此不忍相離哭泣甚哀。於洋曆八月初八日。攜帶通事一人。嚮導一人。僕夫一人。啟程西歸。被擄之信友俱係貧窮之人。羅柏魯將路費之餘。傾囊施之。在途多日。適撒爾達克王來覲。蒙哥遇於途。羅柏魯往謁。並述其未蒙總皇帝容留之故。撒爾達克王曰。謹遵君

命可矣。即出錦衣二襲。一贈羅柏魯。一贈聖王類斯。羅柏魯歸後。將二衣皆獻於聖王。類斯羅柏魯在巴圖處。又居一月之久。復西行踰太和嶺。歷經亞爾默尼亞、西里亞諸國。於宋理宗寶祐三年降生。後一千二百五十五年。洋曆八月十五日。抵阿洲德黎坡里城之本修院。將奉差始末。細述於聖王。類斯又言蒙古之國。教化已開。特請聖王多遣傳教之士。以繼其後云。

羅柏魯奉差之事。於此而終。後之論者無不奇其忠君愛國之義。與其輔助聖教之勇。二者允堪並傳不朽。羅柏魯雖未盡化蒙古君民。然已大開其途。後之繼者得遂其志。廣傳聖教於燕京。皆羅柏魯開鑿之功也。其事如左。

蒙哥卒後。蒙古諸王復大會議。宋理宗開慶二年。降生後一千二百六十年。選定蒙哥之弟忽必烈爲總皇帝。忽必烈未登極前。中國北方諸省已爲蒙古所

有。忽必烈曾奉蒙哥之命治理其地。今燕京開教畧一書由忽必烈始入正股。故將蒙古列帝之名皆以廟號標出。鉄木眞成吉思可汗曰太祖。窩濶台曰太宗。貴由可汗曰定宗。蒙哥曰憲宗。至忽必烈始定鼎燕京。國號大元。中統元年廟號世祖。大元之國實世祖所肇。而爲元朝之首帝者也。

先是有意大里亞國、物內濟亞府。奉教之富商尼各老保祿偕弟瑪竇僑寓公斯當。定城羅瑪東都之皇

帝包端正都此城兄弟二人販得寶玉珠翠等貨欲
來鞞鞞貿易有蒙古王巴爾喀者治理加斯班海濱
諸國兄弟暫居其國不久又至回疆之蒲華城居住
三年。大元中統二年降生後一千二百六十一年來
至燕京覲見世祖世祖禮之甚優問以歐洲帝王教
皇及聖教會與羅馬之事兄弟一一奏對。在朝多年
世祖欲遣二人通問教皇。又派欽差科哈達助偕二
人同往。又齎教皇國書一通內言大元皇帝敬乞大

教皇。於貴國傳教士中。有精於教理。長於辨論熟習
天文地理。格物致知等學者。遣派百名來華使中國
之人。確知天主教之真正。他教之謬妄。又命兄弟二
人。將日路撒冷城外。耶穌聖塚燈內之聖油。帶來少
許。特賜二人金牌一面。以爲路照。飭沿途官民皆照
大員之品職接待。不得阻擾。行至中途。欽差科哈達
助臥病不起。兄弟照舊前行。歷盡三年跋涉之險。於
世祖至元六年。降生後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始抵阿

洲之普多賴馬城。適值教皇格叻孟德第四位逝世。兄弟在物內濟亞本府等候新教皇接位。尼各老保祿離鄉時其婦已妊。不久產子。名瑪爾谷保祿。年已成童。尼各老保祿見之不勝之喜。自茲兄弟二人等候二年之久。新教皇猶未選定。二人十分焦躁。恐世祖計日而望。怒其淹留。即求欽差大主教代巴爾都准其東歸。二人得蒙允命。即時啟程。不料代巴爾都選爲教皇。即眞福額我畧第十位也。新教皇急將兄

元順帝





教皇依諾增爵第六位



教皇若望第二十二位



教皇奧爾巴諾第五位



教皇本篤第二十位

弟二人。召回聽命。即與世祖修書一函。又派聖多明
我會二修士隨往。一名尼各老味增爵。一名偉列爾
莫德里普肋。與尼各老保祿等。同覲世祖。尼各老保
祿之子、瑪爾谷保祿亦偕父叔登程。豈知數萬里征
途。險阻最多。不免人疲馬乏。二修士又患病甚重。只
得留養。至尼各老保祿父子兄弟三人。直行三年半。
始抵燕京。適世祖避暑上都。三人即往繳旨。呈上教
皇所賜路照。恩命等件。世祖甚喜。又獻上耶穌聖塚。

燈內之聖油。世祖竦然起敬，而什襲藏之。又見幼童
瑪爾谷保祿在旁，世祖問係何人，尼各老保祿奏曰：
此係小臣犬子，特來與朝廷效力。世祖曰：如此甚善。
瑪爾谷保祿穎悟絕倫，不久博通時務。世祖寵信無
比。十七年侍從輦轂，凡平南宋及重大要差，皆倚瑪
爾谷保祿爲腹心，治理波斯之蒙王亞爾坤喪其元
配玻爾哈刺，遣使向世祖求皇族之女爲親。世祖選
定公主柯合達爲亞爾坤續絃，特派瑪爾谷保祿與



教皇真福額我略第十位 瑪爾谷保祿

蒙高未諾





元世祖忽必烈

父叔三人護送亞爾坤之欽差。請由水路而行。三人依請。世祖又修國書數封。通問教皇。與歐洲奉教之君。付三人攜帶。遂航海而西。瑪爾谷保祿等。在洋一年半。始抵波斯。不料亞爾坤已薨。其子阿桑接位。瑪爾谷保祿即將公主託之。另覓佳偶。

元成宗元貞元年。降生後一千二百九十五年。瑪爾谷保祿與父叔三人。陛辭歸國。首著東遊記。所述各事。爲當時西海所未聞。後擢爲本國軍機大臣。於元

泰定帝泰定元年。降生後一千三百二十四年。卒於
物內濟亞本府。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降生後一千二百八十八年。諸
王中有乃顏者。在韃靼謀叛。按乃顏係奉教之人。其
旗幟上皆繡十字之形。瑪爾谷保祿東遊紀之九章、
十章、十一章內。細述其事。世祖聞其反。自將討之。擒
乃顏。而解散其衆。即將乃顏裹以重罽。繫於馬尾。而
肢裂之。裹以罽者。蓋恐帝胄之血。塗蟻於地也。乃顏

傾覆。外教因皆藐視奉教之人。譏曰。乃顏敬奉十字而殞命喪身。十字無靈明矣。世祖當奉教之人前。申飭譏者曰。十字、聖物也。不佑乃顏固其當然。乃顏以臣叛君。十字焉可助其作亂耶。

世祖崩於降生後一千二百九十四年。壽八十歲。創古今未有之大國。北至冰洋。南至滿刺加。東至日本海。西至加斯班海。其疆土之遠也如是。世祖崩後皇孫鉄木耳嗣位。是爲成宗。先是。教皇尼各老第五位。

聞元朝列位皇帝。皆崇尚聖教。故欲遣使通問。並多遣派傳教之士。特向聖方濟各會之總統。名波納額辣濟亞者。商酌其事。總統聞命甚喜。即派本會一人爲欽差。並作傳教士之首領。名若望蒙高未諾。係意大利亞國撒來爾納府人。生於降生後一千二百四十七年。世居蒙高未諾之小郡。因以爲號。教皇賜以欽差大主教之銜職。付以國書多函。俱係降生後一千二百八十九年。洋七月十八日。由里耶底城所發。

書有寄印度王者。有寄內斯多畧異教之主教者。有寄波斯國。討來斯城之主教特阿多爵者。有寄治理波斯國。奉教之蒙古王者。有寄元世祖者。蒙高未諾於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降生後一千二百九十三年。抵京。世祖接以優禮。仍持蒙古人不移之謬論。謂蒙高未諾曰。天下之教惟一。不過各國聖賢隨時隨地。權衡其宜耳。故諸教皆好。後之論中國開教者。皆謂羅瑪聖教傳於燕京。不踰第十七世利瑪竇之時。今

搜古跡。方知第十七世前二百餘年。燕京早有大主教一位。建有聖堂多所。奉教之人。以數萬計。蒙高未諾。遺有手書二封。至今猶存。今特譯其全文如左。

天主降生後一千三百五年。洋曆正月初八日。由中國燕京寄。余若望蒙高未諾。乃聖方濟各會之小會友。於降生後一千二百九十二年。由波斯國之討來思城啟程。行抵印度國。在聖多默宗徒堂中。居住一載有餘。授洗百餘人。余會友尼各老彼斯多。卒於此。

堂。即葬於堂內。余復向東進發。在途多日。始抵中國。乃蒙古皇帝可汗所屬之區。覲見時。呈上教皇國書。余亦勸其信奉耶穌基利斯督之聖教。奈蒙古皇帝迷於異端僞神。錮蔽實深。然於信奉聖教之人。則甚寵任。余寓燕京。至今已及二載。乃有內斯多畧之異黨。久居京內。亦自稱爲奉教之人。當時甚有權勢。信奉眞聖教者。被其阻擾。雖於私宅建一小堂。異黨亦不相容。凡非內斯多畧之異理。俱不准傳講。余寓京

邸。甚拂其意。是以百計謀害。或自行捏控。或賄囑妄呈。無法可息其怒。又處處播造流言。謂余東來中國。並非奉教皇之命。實乃敵國細作。特來誘惑民心。又令幾人假充見證。質余在印度曾殺某國與中國皇帝進貢之使。而奪其琛。費余五年之久。與之涉訟。屢鞠公堂。幾陷大辟。後賴天主仁慈矜憫。有一人自首妄控之罪。皇上始知余無辜。而坐妒黨之奸。飭將該犯等。與妻孥。皆流邊遠之地。此後十一年之久。余一

人獨寓京邸。惟二年前。有熱爾瑪尼亞國。哥羅尼亞
府之修士亞爾諾德。前來相助。余於燕京。起建大堂
一所。告竣至今。已及六載。堂有鐘樓。內懸三鐘。其領
洗入教者。不下六千餘人。若非異黨控害。則領洗者。
必至三萬之多。余又收養外教孤兒。一百五十名。皆
七歲。至十一歲者。童等一教不知。余與講明聖教要
端。而賦之洗。復授以辣丁。與希臘文字。余有達味聖
王聖詠之書若干帙。聖教聖歌書三十卷。大日課經

二部。以備童等之用。現有童子十一名。皆已習熟。大日課經。余或在堂。或外出。童等皆能照本會之規。在歌經所。自詠其經。其餘尚有多童。皆習楷書。辣丁字母。所鈔聖詠書。及他聖書甚多。皇帝每聞童子歌經。必喜而褒獎。每日至定刻。余先令鳴鐘。後即舉行彌撒大祭。童子等皆在大堂中與祭。然苦無宮商譜曲。童子等皆能背誦彌撒經文。又有一人。名若爾日。原係帝胄。先曾奉過內斯多畧之異教。余抵燕京之初。

年若爾日王。即從余問道。余善導之。使奉羅瑪聖而
公之教。又授以四品神職。余每舉行彌撒。若爾日王
必著朝衣輔祭。內斯多略之黨。誣其反教。設法害之。
若爾日王毫不爲意。且化導其所屬人民。大半皆入
正教。又爲恭敬天主聖三。建大堂一所。輪困壯麗。名
爲羅瑪聖堂。若爾日王薨於降生後一千二百九十
九年。至今已六年之久。余按若爾日王平生敬主守
規。臨終得領全禮。想其靈魂已得享見天主矣。遺有

一子。尙在嬰年。目今已有九歲。其兄弟諸王錮於內。斯多畧之異理。若爾日王薨後。於其所化之教友。皆百計煽惑。可憐在京傳教。惟余一人。又不得擅離御前。若爾日王所建之大堂。去京二千餘里。無暇親往整頓。若再得一會友。助余倚賴天主聖佑。亟可補救諸弊。因若爾日王賜余之權職。至今尙在故也。余復曰。若非異黨誣陷。則奉教救靈者。必至屈指難計。若得二三人助余。則皇帝亦不難領洗入教矣。自余抵

京。至今十餘年。教皇與本會之信件。未曾接得一封。故西洋之近事。一無所聞。余祈本會總統。賚余對經書一部。聖人傳一部。彌撒經曲一部。帶譜曲之聖詠書一部。以爲鈔寫之模範。余現有者。惟袖珍大日課經一部。小彌撒經本一帙。若得以上諸書。則余收養之童子。皆能鈔寫多冊。余於京邸。再建聖堂一所。將童子等。分於兩堂。現今余已熟諳蒙語。可書蒙古字體。特將四大聖史之經。與達未聖詠。俱譯爲蒙文。又

請善書者。繕寫成卷。齊整可觀。總之余之急務。即是
讀書著作。以便宣傳耶穌基利斯督之真教。設使若
爾日王晚逝數年。余必併將辣文大日課經。亦譯爲
蒙古文字。使其所屬臣民。皆詠經言而讚頌天主。猶
憶若爾日王在日。余曾在其所建之大堂中。舉行彌
撒。皆用辣丁經文禮節。若爾王之子。命名若望。以余
名名之者。留表記也。後日賴主助佑。必能步其父之
芳武。

按蒙高未諾書中。所言之若爾日王。乃弘可汗。即前所
謂若望

鐸德者也

之後。元世祖棄和琳。而定鼎燕京。若爾日投誠歸

附。世祖即封之爲和琳王。後與蒙高未諾相遇。因而
信奉聖教是也。

蒙高未諾之第二封手函。其奇異感人。與第一封同。
其函曰。余將古新經中之要旨。繪成聖像六幅。以便
樸誠者。易於明曉。至余收養之孤子。已有多名。升天
見主者。自余抵韃靼後。已授洗五千餘人。近日余於

皇帝禁宸旁。又建堂院一所。由禁宸至堂門。祇距擲石之遠。有富商路加隆峩者。係敬主守規之教友。由討來思城。伴余至燕。出資若干。售得地址。爲愛天主而捨與堂中。每歌經奏樂。聲徹禁宸。由此堂至彼堂。約二里許。二堂皆在城中。城之廣濶。世所罕有。至論蒙古皇帝疆域之大。則普天下更無第二。余忝爲教皇。欽使故皇帝。准余隨意出入禁中。特設一館。專爲余進見時。休息之處。皇帝禮余之隆。勝於一切異教。

主教。

據蒙高未諾此函則知元武宗大德八年。降生後一
千三百五年之時。北京已有大堂二座。教友六千名。
教皇欽使一名。且隨意出入禁闈。此乃確有證據之
一端。後人不得再疑。教皇格助孟多第五位。聞蒙高
未諾傳教。著有成效。即於元武宗大德十年。降生後
一千三百七年。將北京立爲大主教座位之都城。擢
蒙高未諾。爲北京第一位大主教。又賜蒙高未諾與

後來接位之大主教等。皆得陞授各位主教。創立各
主教本屬地面。以北京爲極東聖教會之首區。惟當
由教皇處。祇領袞服。教皇又於擢授蒙高未諾之制
書內。切囑其在各聖堂中。繪畫古新經各妙蹟聖像。
以別於內斯多畧之異教。教皇又遣聖方濟各會修
士七名。前來中國。又於其未行之先。俱陞爲主教。命
其抵京後。聖其本主教蒙高未諾。七主教中。有三名
卒於途中。其第四名。由半途復返意大里亞國。惟日

老多、俾類各闌、柏魯瑟三人於元仁宗至大元年降
生後一千三百八年。安抵燕京。聖大主教之日。大開
慶典堂中之禮儀。妝陳盡其彩煥。三主教又將教皇
之國書。呈上仁宗。書之大旨。俱係致謝皇帝、保護教
士教友之意。大主教得此三主教贊助之力。化人無
數。故教皇於元仁宗皇慶元年。降生後一千三百十
二年。復遣副主教三人助之。即多默、熱羅尼莫、拂老
蘭斯伯多祿也。主教等在京。皇上俱照欵待外國欽

差之禮。每年頒賜俸祿。後有亞爾默尼亞國之女信友捐資若干。於杭州府建大堂一所。請大主教蒙高未諾。立此堂爲主教座位之大堂。大主教依請。即擢日老多主教爲此堂本屬地面之主教。日老多主教卒後。葬於此堂。接位者。即俾類各闌主教也。又柏魯瑟主教。出皇上所賜俸銀。於杭州近郊山中。起建大堂一所。隱修院一所。招隱修人二十二名。在院苦修。俾類各闌主教。卒於元泰定帝至治二年。即降生後。

一千三百二十二年也。蒙高未諾。即將柏魯瑟擢爲杭州府之本屬主教。柏魯瑟壽屆耄耄。卒於任所。

元時東來傳教之人最著名者。即眞福奧多利谷是也。溯聖人生於降生後一千二百八十六年。係意大利亞國。拂里由肋府。包爾代諾內郡人。幼時即入聖方濟各會。克己最嚴。性情剛毅。人所難者。莫不敢爲。自請長命。准其遠遊亞細亞洲傳教救人。降生後一千三百十八年。洋曆四月。由巴都亞府啟程。抵公斯

當定城。又由公斯當定城搭船抵德利彼孫城向亞
爾默尼亞國進發。踰阿臘山。抵波斯國之討來思城
由討來思城。抵孫丹尼亞路出古爾的斯丹。與加爾
大意諸國。抵東紅海灣。再由忽魯謨斯島搭船。向印
度而來。水行二十八日。抵印度之大納撒爾塞德埠
登岸。前不數載。有本會修士四名致命於此。聖人收
其骸骨。載之舟中。復遊印度之瑪拉巴爾。與哥羅蒙
代爾等處。至梅里亞布爾城。跪謁聖多默宗徒之墓。

又由梅里亞布爾城而抵錫蘭島。而抵蘇門答刺。而抵呀瓦末抵廣東。經福建省而抵杭州。拜謁同會之人。以印度致命會友之遺骸遺之。又由南京揚州北上。入運漕而抵北京。在大主教蒙高未諾之隱修院中。居住三年。學習言語。

當時北京教務正在隆旺之際。奉教者屈指難計。蒙高未諾與同會之主教等。皆出入朝中。皇上甚重其人。真福奧多利谷西歸後。著有北京傳教記。內云。余

奧多利谷。係聖方濟各會友。曾寓北京多年。屢蒙皇
上召赴御筵。命於庭掖中。特爲吾同會之友專設接
見之館。會友等如何屢至帝前。降福皇帝。朝中事體。
如何辦理。奉教之人如何守規敬上。朝中漢官蒙員。
如何歸誠奉教。皆余親見身經。而知之最確者也。茲
余再述一事。亦係余身經者。一日皇上由上都回京。
吾等探知歸期。余本主教攜帶會友數人出迎於二
百里外。余亦忝在數中。御駕將近。余將十字聖架。擎

於高杆。使衆共見。又將香爐執於手中。衆會友高歌
伏求肇世聖神降臨之經。使皇帝知吾來迎。或得召
見。依皇上出巡之例。除鑾儀外。他人皆宜離駕擲石
之遙。上不召。不得近前。此時上見吾等。高舉十字。恭
迎道左。即免其冠。冠上有珠。乃稀世之寶。無人可估
其價。皇帝免冠後。即起身。敬拜十字聖架。余急將香
焚於爐中。主教接爐。與皇帝薰香。又依中國之俗。朝
見皇帝。皆宜獻禮。暗合古經之言曰。汝來見主。勿空

手至。故吾等以大彩盤。盛榲果若干枚。敬進御前。上欣然取數枚食之。不拘故套。如赤子之純誠。食罷即請主教降福。主教依禮降福畢。皇上即令吾等退離。恐人馬擁擠。擾吾寧靜故也。吾等退後。又往拜隨駕之奉教大員。亦以榲果饋之。大員等收領。不勝之喜。如收重禮無異。

謹按眞福奧多利谷。在北京時。一人即授洗奉教者。二萬餘名。內有多人。俱居顯職。只因聖人謙虛不伐。

元武宗 海山





教皇格助孟多第五位



真福奧多利谷

故於所著記中。將如許勞績。俱諱而不言。後來奉命
西歸。徧遊山西、陝西、四州諸省。至於西藏。故聖人乃
西洋人中。第一詳述拉薩西藏都城達賴喇嘛所居之風土人情者。末
於順帝至順元年。降生後一千三百三十年。抵意大
利亞國。計其在京居住。十有二載。是年洋歷五月。謹
遵長命。在巴都亞府之本修院中。記其北京傳教之
事。會友偉爾莫索刺搨。繕寫成書。即聖人之北京傳
教記也。書成後。往覲教皇若望第二十二位。特繳奉

差傳教之旨。又請教皇欽派傳教士五十名。前來中國。不料行至彼撒府。蒙聖方濟各顯現。令歸修院。並示以十日後。臨終之期。聖人聞命。即歸烏第納府之本院。忽而臥病不起。領受終禮而卒。年僅四十五歲。時降生後一千三百三十一年。洋歷正月十四日也。翌日葬於本院。聖人生前死後。人皆仰之爲聖。至本朝乾隆十三年。降生後一千七百四十九年。洋曆十二月。初四日。衆主教等。議列聖人於眞福之品。奏明

教皇。共計所顯聖跡七十宗。勘核的確。於乾隆十九年。降生後一千七百五十五年。洋曆七月初二日。教皇本篤第十四位。特頒上諭。將傳教於中國之奧多利谷。列入眞福之品。

眞福奧多利谷在其記末。親簽證據云余奧多利谷係拂里由助府人。在天主與世人前。證余書內所述之事。皆係親目所見或聞於誠實無妄之人。尙有多事。余未敢述。因余本國之人。若非如余堪憐罪人親

歷中國。必以余言爲不經。故不多述是也。

元順帝元統元年。降生後一千三百三十三年。大主教蒙高未諾卒於北京。時波斯國、孫丹尼亞城之大主教若望德高爾。適旅寓北京。賦以終禮。年八十三歲。蒙高未諾者。實乃北京蒙漢軍民之宗徒也。故其死時。教友哭之甚慟。如喪考妣。葬後不久。卽有多人往拜其墓。如拜靈奇聖所無異。此皆孫丹尼亞城大主教於其所著、元朝記畧之書內、詳言者也。

教皇若望第二十二位。原係法國人氏。立於降生後
一千三百十六年。洋曆八月初六日。崩於降生後一
千三百三十四年。洋曆十二月初四日。蒙高未諾終
時。尙在治理聖教。聞其卒。卽擢其會友尼各老包特
刺爲其接位之大主教。又派其會友二十二名。會昆
六名同來北京。並付以通問中國皇帝之國書。書中
明言尼各老包特刺。亦係法國之人。又係巴黎斯京
都城內。超性學院之總教習元順帝至元二年。降生

後一千三百三十六年。帝派欽差通問教皇本篤第十二位。並齎御書。所派欽差。卽北京隱修院中之會友。名安德肋者是也。御書之意。畧曰。朕派欽差法國人安德肋。偕隨員十五名。遠詣法國。及七海之西。朝覲普世奉教人之教皇。祈大教皇降福朕躬。代朕祈禱天主。又祈大教皇善爲朕保護阿蘭阿思國民。以其皆係奉教之人。又係大教皇之神子故也。再祈大教皇將西海之良馬。及他樣新奇之物。賚朕若干。以

爲表記。丙子年。六月初三日。由北京御筆親書。按阿
蘭阿思國之王。共有五位。暨北京之衆教友。俱與教
皇寄有信函。俱付欽差安德助帶去。安德助於至元
四年。降生後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始抵歐洲。在途二
年之久。是年洋歷六月十三日。教皇本篤第十二位
覆順帝書。謝其保護奉教人之優恩。祈准傳教士等。
在其所屬疆內。隨意傳教。阿蘭阿思國之五王與北
京之教友。教皇亦託皇帝優待。是年洋歷十一月間。

教皇復遣聖方濟各會之修士四名。東來中國。一名
尼各老包內。一名尼各老末辣諾。一名若望拂老郎。
一名額我畧翁阿里。俱賜以教皇欽使之權。十年銷
限。於順帝至正二年。降生後一千三百四十二年。來
至北京。帝優禮之。其時奉教之人數日勝一日。聖方
濟各會之修士亦多增建聖堂。北京隱修院內之修
士皇上十分敬禮。屢次召赴御筵。每至日暮。不請修
士降福。則不敢退歸內寢。除隱修院外。修士等又照

蒙古風俗。多製氈廬。以車搬運。專與蒙古無定居之
人民。傳教下會。理其救靈之事。

順帝又允教皇之請。特頒諭旨。飭修士等。處處隨意
宣傳天主聖教。官吏不得禁阻。於是若望拂老郎。大
展榮主救人之切志。竭力講勸。歸誠向化者。百倍於
前。各省府縣村鎮。一時所建之聖堂。屈指難計。若望
拂老郎。於順帝至正十三年。降生後一千三百五十
三年。奉帝命西歸。朝覲教皇。依諾增爵第六位。祈再

多遣傳教之士。教皇於降生後一千三百五十四年。陞拂老郎爲彼齊擲諾府之本主教。不復再至中國。是年教皇又派聖方濟各會多人東來北京傳教。是時朱元璋謀叛興兵大舉。元朝將滅中國各省俱亂。教皇所派傳教之士。不得前進。暫停東來之舉。教皇吳爾巴諾第五位於明太祖洪武三年降生。後一千三百七十年。聞北京大主教尼各老包特刺去世。特擢法國人偉列爾莫普刺多。以接其位。按偉列爾

莫普刺多。亦係巴黎斯京都超性學院之總教習。教皇又派聖方濟各會修士十二名。隨之東來。不久又有同會之修士六十名。前後踵至。此外又有此會修士十二名。同時來中國者。聖方濟各會史。猶存其名。明太祖洪武四年。降生後一千三百七十一年。教皇額我畧第十一位。復遣此會修士一人名方濟各包弟約。號加大郎作其欽使。又爲韃靼北方諸會友之代權主教。包弟約卽偕會友十二人啟程東來。後俱

不知下落。洪武二十二年。降生後一千三百九十一年。北京修士。遣其會友、英國人勞若。與意大利亞國、瑟納府人、盎博羅削西歸覲見教皇波尼法爵第九位。並請教皇助其北京傳教之務。教皇依請特派其會友二十四人隨之東歸。亦俱不知下落。後來有會友名良者。曾言明景泰六年。降生後一千四百五十六年。教皇加里斯多第三位時。北京尚有方濟各會之主教一名。掌理北京教務。乃大主教蒙高未諾之

第七接位之人。可知明興以來。中國之聖教會。雖遭變亂。然不得謂盡滅於中國也。至明神宗萬曆六年。降生後一千五百七十九年。有聖方濟各會之修士。名伯多祿亞爾法勞。復至中國。以緒垂絕之統。

前言元朝之世。教皇於北京首立大主教之座位。有大主教三位相繼掌理教務。除大主教外。尚有教皇之欽差。與聖方濟各會之修士多人傳教於北京。總計傳教之士。共一百六十四名。第一位大主教蒙高

未諾。一人卽授洗三萬餘人。眞福奧多利谷授洗者亦二萬餘人。再益以各處副主教、與衆傳教士授洗之數。則蒙高未諾卒時。北京教友卽云十萬之多。亦不爲過。及蒙高未諾去世。若望拂老郎熱切宣傳聖教。又化無數之人。奉教戶口日增。月盛。所建之聖堂。不可數計。至蒙高未諾接位之二大主教。諒不能閒居無事。所化之人。更難僕數。由此觀之。則知元亡之後。聖教會雖不盛行。然如許之功業。十萬之教衆。愈

知其不能一時盡滅也。今若以明洪武二十四年降
生後一千三百九十一年。至明神宗萬曆七年降生
後一千五百七十九年。伯多祿亞爾法勞復來中國
傳教之時。爲中國聖教統絕之時。則統絕者。不過一
百八十八年。若按修士良以明景泰七年降生後一
千四百五十六年。蒙高未諾第七接位之主教尙在
北京之時。至萬曆七年爲聖教統絕之時。則統絕者。
纔一百二十三年耳。奉教之人豈能盡滅於其間哉。

即如日本之事。聖教滅後。傳教士非死即歸。二百四十年之久。無一人至其國者。近來與大西洋諸國互換和約。傳教士復至其國。尚覓得數千教友。未失真傳。今聖方濟各會士所化之蒙漢教友。若是之多。而謂修士失散之後。即失其傳。非妄謬耶。祇以元朝之君崇尚天主教。明興以來。奉教者眷戀故主。爲腐儒奸民所陷害。背教偷生者。固或有之。然而隱跡遠禍。潛守教規者。大半猶是也。今雖別無証據。惟揆情

度理。以日本而喻中國。已可必聖方濟各會士。所化之教友。至利瑪竇時。不能盡滅於中國。況有更確之據。可証余說之不謬。其據如左。

繼利瑪竇而來華之耶穌會友。有特里高助者。著有中國傳教之書。書中述云。明萬曆三十一年。即降生後一千六百三年。有開封府之古教人來京會試。會到天主堂。拜謁利子瑪竇。言河南開封府、山東臨清州、及山西等處。俱有外國之人。先瑪竇而來者。其教

之理。以敬拜十字爲宗旨。每飲食前。必以拇指畫十字於額上。其嬰兒稚子。父母於其顛額。或於他肢。皆以徽墨塗十字形。以祛災病。又云。近時國家查拿奉其教者。並無別故。惟因腐儒釋道。甚惡其教。又疑其勾串外國。別有不法。往往捏詞控訟。國家爲其所惑。始有查拿之舉。禁傳以來。不過六十年耳。據古教人言。此事旣在萬曆三十一年之時。則知禁止傳教。亦祇在嘉靖二十一年。降生後一千五百四十三年而

已前此則未必其禁也。有余同會之友。聞古教人言。急遣一人。往所指之各處。訪尋奉教之殘餘。古教人。原將奉教者之家鄉籍貫。開有單冊。及至訪問時。無敢認者。亦不敢言信奉何教。余會友所遣之人。原係本會之會昆。名巴斯弟盎拂爾南多。奉教者。疑爲官府之偵探。畏其查拿。故不敢認。拂爾南多原係華人。奉教者不知其爲會昆。宜其懼而不言也。

今以古教人之言而觀之。則知利瑪竇來華時。聖方

濟各會士所化之教友尚有多人。此乃確有証據之一端。而不可復疑者矣。利瑪竇來華後熱切宣揚聖教。其會友相繼而至者俱步聖方濟各會士之芳蹤。於明季之世復傳聖教於燕京。而較前爲盛事跡俱見中篇。茲不多贅。

燕京開教畧上篇

終

